

廿一史約編  
石部史漢

413

609

2

10

15

20

25

30



門 113  
號 609  
卷 2



一史約編

天  
正  
十  
年  
二  
月

吳興 鄭元慶 述

徐秋萼 蘭仲

烏程 沈一揆 存田

楊 寅 秉人

歸定 沈愷 曾樂存

較閱

戴 鉉 汝器

編次

史記全目

正史 諸史多記本朝人物惟史記半載古人故獨加小註其有不註者漢人也

本紀十二

五帝

夏

殷

全目



秦

秦始皇

項羽

漢高祖

呂后

文帝

景帝

武帝

表十

三代世表

起黃帝迄周之共和共三十世

十二諸侯年表

魯齊魏秦楚宋衛蔡曹鄭燕陳不數吳者尊中國及斬在後故也起周宣王元年盡周敬王四十四年共四十四年

六國年表

魏韓趙楚燕齊起周元王元年盡秦二世三年共五十四年

秦楚之際月表

秦楚項趙齊漢燕魏韓參錯變易不可以年紀故以月紀也秦二世元年七月盡漢五年十月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高祖功臣侯年表

景惠閒侯年表

建元以來侯年表

建元以來王子侯年表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書八

禮

樂

律

厯



天官

封禪 此書兼言祭祀而以封禪名者從其大也

河渠

平準 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專司會計

世家三十

吳太伯

齊太公

魯周公

燕召公

管蔡 附曹

陳杞

衛康叔

宋微子

晉

楚

越 附見范蠡

鄭

趙

魏

韓

田敬仲完

孔子

陳涉

外戚

呂太后 薄太后 竇太后 王太后 蕭太后 皇后附見陳皇后 王夫人 李夫人 尹婕妤 邢夫人 鉤弋夫人 以上三人續人

荆王

賈燕王 澤諸劉 楚元王 交高祖母弟 趙王遂附

蕭相國

何 齊悼惠王 肥高祖 長庶男

留侯

張良 曹相國 參

絳侯

周勃子條 侯亞夫 平附見 王陵



梁孝王

武文帝子濟川王明濟東王彭離山陽哀王定濟陰哀王不識皆孝王子

五宗

景帝子十三王見下漢書母五人同母者為宗栗姬子榮德闕于程姬子餘非端賈夫人

子彭祖勝唐姬子發王夫人兒姆子越寄珠舜寄支子六安王慶舜子真定王平舜支子泗水王商

三王 齊王閔燕王旦廣陵王胥皆武帝子

列傳七十

伯夷

名元字公信弟叔齊名致字公達殷孤竹君二子

管仲

事齊桓公晏嬰事齊靈公

老子

李耳楚人與莊子周蒙人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申不害鄭

賤韓非韓之諸公子與臣李斯俱事荀卿

司馬穰苴

田完之裔齊景公時為大司馬

孫子

武齊人為衛人事魏文侯武侯吳起為西河守後為楚相

伍子胥

員楚人吳王夫差

仲尼弟子

顏回字子淵 閔損字子騫 冉耕字伯牛 冉雍字仲弓 冉求字子有 端木賜字子貢 言偃字子游 卜商字子夏

字子貢 言偃字子游 卜商字子夏 顯孫師字子張 曾參字子輿 宰字子宰 子我 端木賜

字子容 公冶長字子長 南宮适 憲滅明字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 原

字子思 公冶長字子長 南宮适 宰字子宰 子我 端木賜

字子容 公冶長字子長 南宮适 宰字子宰 子我 端木賜

字子思 公冶長字子長 南宮适 宰字子宰 子我 端木賜

按祀典顏回曾參與孔伋孟軻皆配享孔廟曰四配閔損自耕冉雍宰字端木賜向求仲由言偃卜商顯孫師有若與朱嘉皆從祀孔廟曰十二哲澹臺滅明



必不齊原憲  
公治長南宮  
適公哲哀商  
瞿高柴漆雕  
聞樊須司馬  
耕商澤梁鱸  
巫馬施冉籍  
顏辛伯虔曹  
卹冉季公孫  
龍漆雕徒父  
秦商漆雕哆  
顏高公西赤  
壤駟赤任不  
齊石作獨公  
良孺公夏首  
公肩定后處  
鄭單奚容蒧  
宰父黑顏相

巫馬施字子期 梁鱸字叔魚 顏  
辛字子柳 冉孺字子魯 曹卹字子  
循 伯虔字子析 公孫龍字子石  
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  
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歛 顏高字  
子驕 漆雕徒父字子文 壤駟赤字  
子從 商澤字子秀 石作獨字子明  
任不齊字子選 公良孺字子正  
后處字子里 秦冉字子開 公夏首  
字子乘 奚容蒧字子皙 公肩定字  
子中 顏相字子襄 鄭單字子家  
句井疆字子疆 宰父黑字子素 秦  
商字子茲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子  
叔 榮旂字子祺 縣戎字子祺 左  
人鄆字子行 燕伋字子思 鄭國字  
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 原  
亢字子藉 樂欬字子聲 廉潔字子

葉旂字子暹  
方人鄆秦祖  
鄭國縣成原  
九公祖句茲  
康深燕伋叔  
仲會樂欬公  
西與如狄黑  
邦異孔忠陳  
亢公西蒧琴  
牢顏之僕步  
叔乘施之常  
秦非申根顏  
曾左邱明顏  
何秦冉縣喜  
牧皮皆從祀  
兩廡類無繇  
同父曾蒧參  
父與孔伋父

商君 鞅衛之庶公子  
蘇秦 見前編  
張儀 見前編陳軫  
樛里子 疾秦惠  
穰侯 魏冉秦昭王母宣太  
白起 秦昭王將封  
孟予 附見荀卿 趙人爲齊襄王祭酒又爲春申  
駟衍 君蘭陵令淳于髡慎到駟夷附

全目

五

石



鯉孟軻父激  
皆配享隆聖  
王二申張或  
云即申黨陳  
亢琴牢左邱  
明縣置牧皮  
皆不見史記  
口宿察不列  
子典

史

孟嘗君

田文齊宣王庶弟嗣父封薛公相湣王時  
介魏為魏相伐齊湣王亡在莒襄王立復

親文交卒謚孟嘗君附見馮驩

平原君

趙勝趙之諸公子相惠文王孝成王封平原君  
虞卿為趙上卿故號虞卿

信陵君

公子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封信陵君

春申君

黃歇楚人相考烈王封春申君

范雎蔡澤

俱秦昭王相

樂毅

燕昭王將封昌國君

廉頗藺相如

俱事趙惠文王為上卿趙奢子括李牧附

田單

齊疏屬襄王時封安平君附見于蠋

魯仲連

齊人與平原君同時鄒陽

屈原

平楚同姓為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嫉之被遷自投汨羅江死賈生諫

呂不韋

相秦始皇稱仲父嫪毐事發徙於蜀飲酖而死

刺客

曹沫魯人幼齊桓公專諸吳人為公子光刺殺吳王僚豫讓晉人為智伯報仇刺趙

襄子聶政荆軻見前編

李斯

相秦始皇附見趙高

蒙恬

秦將弟殺

張耳陳餘

附見張敖

魏豹彭越

全目

六

行



蘇布

淮陰侯韓信

韓王信盧綰附陳豨

田儼

樊噲酈商嬰灌嬰

張丞相蒼周昌從兄苛趙竟任放申屠嘉附韋賢魏相郝吉黃霸韋玄成匡衡以上六人續

酈生食其陸賈平原君朱建附

傅寬靳歙蒯成侯周緤

劉敬叔孫通

季布樂布

袁盎鼂錯附見鄧公

張釋之馮唐歐術籍道不疑周仁附

萬石君百奮子張叔疑周仁附

田叔少子仁任安價

扁鵲秦越人與趙簡子同時倉公淳于意漢太倉長

吳王濞高祖兄仲子

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皆外戚灌夫附

韓長孺安國



李將軍廣孫

匈奴

衛將軍青驃騎將軍

霍去病衛將軍下已為將者

蔡張次公蘇建趙信張騫趙食其曹襄韓說郭昌荀彘驃騎下將軍路博德趙破奴

平津侯公孫主父偃附見徐樂嚴安

南越王尉佗蒼梧王趙光附

東越閩越王無諸東海王搖

朝鮮

西南夷

司馬相如

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衡山王賜厲王子

循吏孫叔敖楚莊王令尹子產鄭簡公相儀休魯繆公相石奢楚昭王相李離晉文公

之理

汲黯鄭當時

儒林申公培較固生韓生嬰伏生勝附見高堂生田何董仲舒胡毋生附見瑕邱

江生

酷吏鄧都甯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尹齊楊僕滅宣杜周

大宛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條支大夏附

全目

五



史

游俠

魯朱家附見楚田仲劇孟王孟郭解

佞幸

籍孺閻孺趙談北宮伯子鄧通韓王孫嬌李延年

滑稽

淳于髡齊威王時人優孟楚莊王時樂人優旃秦始皇時倡侏儒郭舍人東方朔

東郭先生王先生西門豹魏文侯時為鄴令以上五人續

日者

司馬季主

龜策

貨殖

范蠡計然俱越王句踐時人餘見下漢書不錄

自序

前漢書全目

正史

帝紀十二

高祖

惠帝

高后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表八

異姓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

全目

九

百



王子侯表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外戚恩澤侯表 百官公卿表

古今人表 分聖人仁人智人愚人而以上中下九等別之識者謂其乖名亂體謬實甚焉

本志十

律歷 禮樂

刑法 食貨

郊祀 天文

五行 地理

溝洫

藝文

一列傳七十

陳勝項籍

張耳陳餘

魏豹田儋韓王信

韓信彭越英布盧綰吳芮

荆燕二王 荆王賈 燕王 澤 吳王濞附

楚元王 孫辟疆 辟疆子德 德子向 向子歆

季布 樊布 田叔



漢

高帝五王

齊悼惠王肥 趙隱王如意 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 燕靈王建

蕭何曹參

張良陳平王陵周勃

子亞夫

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傅寬靳黈周緤

張敖周昌趙堯任敖申屠嘉

酈食其陸賈朱建婁敬叔孫通

淮南王長

子衡山王賜 濟北王勃

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

萬石君衛綰直不疑周仁張敖

文三王

梁孝王武 代孝王參 梁懷王揖

賈誼

袁盎鼂錯

張釋之馮唐汲黯鄭當時

賈山鄒陽枚乘

子路溫舒

竇嬰田蚡灌夫韓安國

景十三王

河間獻王德 臨江哀王闕 臨江閔王榮 魯共王餘 江都易王非 膠

西于王端 趙敬肅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全目

十

石



李廣孫蘇建子

衛青霍去病李息以下九人見史記不錄

董仲舒

司馬相如

公孫弘卜式兒寬

張湯子安世安世子延壽

杜周子延年延年子緩緩弟欽緩子業

張騫李廣利

司馬遷

武帝五子戾太子 齊懷王閔 燕刺王旦 廣陵厲王胥 昌邑哀王聘

嚴助朱買臣吾邱壽王主父偃徐樂嚴安終軍王

褒賈捐之

東方朔

公孫賀子敬劉屈氂車千秋 本姓田王訢楊敞 子蔡

義陳萬年子成鄭弘

楊王孫胡建朱雲梅福云敞

霍光金日磾子安

趙充國辛慶忌



漢

傅介子常惠鄭吉甘延壽陳湯段會宗

雋不疑疏廣兄弟子于定國薛廣德平當彭宣

王吉貢禹龔勝龔舍鮑宣

韋賢子立成

魏相丙吉

臧弘夏侯始昌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

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張敞王尊王章

蓋寬饒諸葛豐劉輔鄭崇孫寶毋將隆何並

蕭望之子育成由

馮奉世子野王遂立參

宣元六王宣帝子淮陽憲王欽楚孝王躡東平思王宇中山哀王竟元帝子定陶共王康

中山孝三興

匡衡張禹孔光馬宮

王商史丹傅喜

薛宣朱博

翟方進子宣義

谷永杜鄴

何武王嘉師丹

一覽全月

十三

五



楊雄

儒林

楊河 丁寬 施讐 孟喜 梁邱賀 京  
房 費直 高相 歐陽生 林尊 夏侯  
勝 周堪 張山拊 孔安國 王式 后  
蒼 趙子 毛公 孟卿 嚴彭祖 顏安

樂房鳳見  
史記者不錄

循吏

交翁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田廣明 田延年 嚴延

酷吏

年 尹賞 兒史記者不錄  
子貢 白圭 猗頓 烏氏巖 巴寡婦清  
蜀卓氏 程鄭 羅哀 宛孔氏 丙氏

貨殖

刁閑 師史  
宣曲任氏  
萬章 樓護 陳遵

游俠

匈奴

西南夷兩粵朝鮮

西域

且末 小宛 精絕 戎盧 扞闐 渠勒  
于闐 皮山 烏秣 西夜 蒲犁 依  
耐 無雷 難兜 尉賓 烏弋山離 安  
息 大月氏 康居 大宛 桃槐 休循  
捐毒 莎車 疏勒 尉頭 烏孫 姑

墨 温宿 龜茲 烏壘 渠犂 尉犂 卑陸後  
危須 焉耆 烏貪 訾離 卑陸 卑陸後  
郁立師 單桓 蒲類 蒲類後 西且

彌 東且彌 助 狐胡 山 車師前  
車師後 車師都尉 車師後城長 孝文

外戚

高祖呂后 孝惠張后 高祖薄姬 孝文  
竇后 孝景薄后 王后 孝武陳后 衛

全目

十四

百



漢

后 李夫人 鉤弋趙婕妤 孝昭上官后

衛太子史良娣 史皇孫王夫人 孝宣

許后 霍后 孝元王后 孝成許后 班

婕妤 趙后 孝元傅昭儀 定陶丁姬

孝哀傅后 孝元馮昭儀 孝平王后

中山衛姬 孝元王后

王莽

敘傳

後漢書全目 正史

帝紀十

光武帝

明帝

章帝

和帝 殤帝

安帝

順帝 冲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皇后

光武郭后 光烈陰后 明德馬后 援小女

賈貴人 章德竇后 融曾孫 和帝陰后 識

曾孫 和熹鄧后 禹孫 安思閭后 順烈

梁后 虞美人 陳夫人 孝崇 廢后 桓帝 懿

獻梁后 鄧后 桓思 竇后 孝仁 董后

靈帝 宋后 靈思 何后 王美人 獻帝 伏后

律歷 三

禮儀 三

十五



祭祀 三

天文 三

五行 六

郡國 五

百官 五

輿服 二

列傳八十

劉玄、劉盆子

王昌、劉永、張步、李憲、彭寵、盧芳

隗囂、公孫述

宗室 齊武王縯子北海靖王興 趙孝王良 成 陽恭王祉 泗水王歙 安成孝侯賜 成

武孝侯順 順陽侯亮

李通、王常、鄧晨、來歙 曾孫

鄧禹 子訓 寇恂 曾孫 榮

馮異、岑彭、賈復

吳漢、陳俊、蓋延、臧宮

耿弇 弟國 國子秉 夔 國弟子恭

銚期、王霸、馮異 從弟

任光 子李忠 萬修 邳彤 劉楨 耿純

朱祐、景丹、王梁、杜茂、馬成、劉隆、傅俊、堅鐔、馬武

竇融 弟子固 曾孫 馬玄 孫章



馬援子廖防兄子嚴族孫棧

卓茂魯恭弟魏霸劉寬

伏湛子隆侯霸宋弘蔡茂郭馮勤趙憲牟融韋彪族

義

宣秉張湛王丹王良杜林郭丹吳良承宮鄭均趙

典兄子謙温

桓譚馮衍子豹

申屠剛鮑永子到暉子壽

蘇竟楊厚

郎顛襄楷

郭伋杜詩孔奮張堪廉范王堂蘇章族孫不韋羊續賈

琮陸康

樊宏子儵族曾孫準陰識弟

朱浮馮魴虞延鄭弘周章

梁統子松疎曾孫商立孫冀

張純子奮曹褒鄭立

鄭興子象范升陳元賈逵張霸子楷楷子陵弟立

桓榮子郁孫焉曾孫鸞立孫典彬 丁鴻

全目

十七

百



張宗法雄，滕撫，馮緄，度尙，楊璇。

劉平王望，趙孝，淳于恭，江革，劉般子愷，周磐，蔡趙咨。

班彪子固

第五倫曾孫鍾離意，宋均族子，寒朗。

光武十王：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楚王英，濟南安王康，東平憲王蒼，子任城孝

王尚，阜陵質王延，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中山簡王焉，琅邪孝

京王

朱暉孫穆，樂恢，何敞。

鄧彪，張禹，徐防，張敏，胡廣。

袁安子敞，張酺，韓棧，周榮孫景

郭躬弟子鎮，陳寵子忠

班超少子勇，梁慳何

楊終，李法，翟酺，應奉子劭，霍醜，爰延，徐璆。

王充，王符，仲長統。

明帝八王：千乘哀王建，陳敬王羨，彭城靖王恭，樂城靖王黨，下邳惠王衍，梁節王暢，淮陽頃王昞，濟陰悼王長

李恂，陳禪，龐參，陳龜，橋玄。

崔駰子瑗，孫寔。



周燮黃憲徐穉姜肱甲屠蟠

楊震

子秉孫賜曾孫彪立孫脩

章帝八王

千乘貞王伉 平春悼王全 清河孝王慶 濟北惠王壽 河間孝王開 城陽懷王淑 廣宗殤王萬 歲 平原懷王勝 和帝子

張皓

綱子

王龔

子 暢 種 嵩 拂子 劭 陳球

杜根樂巴劉陶李雲劉瑜尹勳謝弼

虞詡傅燮蓋勳臧洪

張衡

馬融蔡邕

左雄

子 周舉

黃瓊

孫 琬

荀淑

子 爽

韓歆

鍾皓陳寔子 紀

李固

子 雙 杜喬

吳祐延篤史弼盧植趙岐

皇甫規張奐段熲

陳蕃王允

黨錮

劉淑 宗慈

李膺

杜密 劉祐

魏朗

夏馥 羊

陟 苑康

張儉 檀敷

岑旺 劉儒

賈彪

孔昱 何顒

郭太

左原茅容孟敏庾乘宋果賈淑史叔寶黃允謝甄王柔

符融許劭



竇武何進

鄭太孔融荀彧

皇甫嵩朱雋

董卓

劉虞公孫瓚陶謙

袁紹子譚劉表

劉焉袁術呂布

循吏 衛嫻 任延 王景 秦彭 王渙 許荆  
孟嘗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仇覽又

名香 童恢

酷吏

董宣 范曄 李章 周  
黃昌 陽球 王吉

宦者

鄭衆 蔡倫 孫程 曹騰 單  
侯覽 曹節 呂強 張讓

儒林

劉昆 注丹 任安 楊政 張興 戴憑  
孫期 甌陽歙 牟長 楊綸 高詡 張馴  
尹敏 周防 孔僖 楊綸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景鸞 薛漢 杜  
撫 名馴 楊仁 趙羣 衛宏 董鈞 樓望

丁恭 周澤 孫堪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張玄 李育 何休 服

虞 穎容 謝該 許慎 蔡玄 服  
杜篤 王隆 夏恭 傅毅 黃香 劉毅

文苑

李尤 蘇順 劉珍 葛龔 王逸 劉毅  
琦 邊韶 張升 趙壹 劉梁 邊讓 崔

鄺炎 侯瑾 高彪 張超 彌衡  
獨行 譙立 李業 劉茂 溫序 彭脩 索盧

獨行

周嘉 范式 李善 王恂 張武

全戶

十

宿



陸績 戴封 李充 繆彤 陳重 雷義  
范丹 戴就 趙苞 向栩 諒輔 劉

方術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  
夷吾 楊由 李南 李郃 段翳 廖扶

趙彥 折像 樊志張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王華 徐登 費長房 韓說 董扶 郭  
根 左慈 計子勳 上成公 解奴辜

逸民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丹 梁鴻 高鳳 臺佟 韓康

列女 鮑宣妻 王霸妻 姜詩妻 周都妻 曹  
世叔妻 樂羊子妻 陳文矩妻 孝女曹

娥 許升妻 袁隗妻 龐涪母 劉長卿  
妻 皇甫規妻 陰瑜妻 盛道妻 孝女

東夷 夫餘 挹婁 高句驪 句驪  
東沃沮 濊北 三韓 倭

南蠻 巴郡南部 西南夷 夜郎 滇 哀牢 邛都  
板楯 滇 夜郎 滇 哀牢 邛都

西域 拘彌 于闐 西夜 子合 德若 條支  
安息 大秦 大月氏 高附 天竺

南匈奴 東離 栗弋 嚴 奄蔡 莎車 疏勒  
焉耆 蒲類 務支 東且彌 車師前



烏桓鮮卑

漢

廿一史約編

吳興 鄭元慶芷哇 述

潘美發彥徽 臧夢錫荆南

同學 潘發英彥昭 費孔昭賓音 叅訂

史記

漢司馬遷字子長龍門人父談為太史官嘗謂遷曰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聖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續父談書創為義例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表本紀十二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一百三十篇草創未就會遭李陵之禍下遷腐刑既死後其書始出至宣帝時外孫楊惲祖述其意遂宣布焉漢褚少孫補之宋裴

史漢



顯解

漢書

漢班固字孟堅扶風人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書無不窮究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有告固私作國史者固繫獄第起詣闕上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除蘭臺令史使終成其書固自為郎後頗見親近乃上兩都賦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然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作賓戲以自適焉永元初竇憲北擊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及憲敗固以竇氏賓客收捕死獄中所著漢書尙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凡一百卷唐顏師古注

漢高祖

姓劉名邦字季沛人父太公兄仲帝起於泗上亭長人關滅秦為漢王及滅楚即皇帝位

惠帝 名盈高祖次子

呂后 名雉高祖后少帝後少帝俱他人子

文帝 名恆高祖五子

景帝 名啟文帝長子

武帝 名徹景帝十子

昭帝 名弗陵武帝六子

昌邑王 名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

宣帝 名詢武帝曾孫戾太子孫

元帝 名奭宣帝長子

成帝 名騫元帝長子

哀帝 名欣元帝庶孫定陶其王子

平帝 名衡元帝庶孫中山王箕子

孺子嬰 宣帝立孫廣戚侯勳子

附王 莽孝元后姪

淮陽王 名立春陵戴侯曾孫

後漢書

宋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少好學善為文章元嘉初以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著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自謂體大而思精後為太子詹事與孔熙先謀反被收在獄為詩曰雖無權生琴庶同夏侯色臨刑曄母至市責曄曄色不作妹及妓妾來別曄涕泣甥謝綜曰舅殊不及夏侯

史漢

二

石



色賦乃收淚。雖著後漢書凡一百二十卷。唐太子李賢注。

東漢光武帝。名秀。字文叔。景帝孫。長沙定王之後。祖回。為鉅鹿郡尉。父欽。為南頓令。帝同兄續起。

兵誅莽及滅赤眉。即皇帝位。明帝。名莊。光武四子。

章帝。名炆。明帝五子。和帝。名肇。章帝四子。

殤帝。名隆。和帝少子。安帝。名祐。章帝孫。清河王慶子。

北鄉侯。名懿。章帝孫。順帝。名保。安帝太子。

冲帝。名炳。順帝太子。質帝。名縉。章帝立孫。渤海孝王鳩子。

桓帝。名志。章帝曾孫。靈帝。名詡。安帝立孫。解讀亭侯長子。

少帝。名辯。靈帝太子。獻帝。名協。靈帝太子。

漢高祖 在位八年

漢高祖劉邦。不階尺土。五載成帝業。所謂天授非人力。信然。觀其自言。決勝不如張良。鎮撫不如蕭何。戰攻不如韓信。真至當也。楚漢爭鋒。帝豈自料有天下哉。帝有天下。蓋以能用三傑。非若項羽不用范增。當入關。初約法三章。除秦苛政。楚漢興亡。其在斯乎。迨彌留之際。預知繼相。惟參。安劉必勃。慮事何深遠也。惟分杯羹。枕宦臥。寵戚姬。輕士善罵。洎醢功臣。使太公迎門。呂后失德。皆不無遺議云。

帝寬大長者  
蕭何收圖籍  
張良府絕  
道  
借箸籌不可  
者八  
從赤松子遊  
韓信木罌渡  
軍  
背水囊沙  
項伯拔劍起  
舞  
樊噲擁盾入  
衛  
范增撞碎玉  
斗  
項羽思歸故  
鄉



楚人沐猴而冠  
陳平六出奇計  
帝踞牀洗足  
見英布  
四面楚歌  
斬丁公  
婁敬說都長安  
偽遊雲夢  
沙中偶語  
叔孫通起朝儀  
周昌期期不奉詔  
大風歌  
南山四皓

高祖

帝問韓信能將幾何信曰臣多多而益善耳帝笑曰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所以為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帝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為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也○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帝疾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何死誰代帝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慧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項羽欲烹太公帝曰吾翁即若翁若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帝問禁中羣臣莫敢入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帝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涕泣而諫○帝即位踰年未正太上之號但五日一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帝大驚太公曰帝人主示何以我亂天下法帝悟詔尊為太上皇○功臣謂韓信彭越○呂后與審食其通

漢惠帝

七年

蕭何為家不治垣屋  
後世賢師吾儉

周昌稱病不朝

曹參以齊獄市為寄

清淨齊

漢惠帝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垂拱而天下晏然除挾書之律舉孝弟力田自迎趙王於霸上同起居飲食齊王入宮舉厄欲俱為壽呂后不得行酖真賢主也高祖始欲廢之何哉為呂后剛毅帝仁弱不足制也亡何而呂后果殺趙王如意斷戚姬手足有人挽之變帝觀之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蓋不忍母之殘酷棄國家而不恤帝雖篤於小仁而實未知大義也



惠帝

季布廷折樊噲會面諍

叔孫通請立原廟

兩血日食既

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如意。迺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王來未到，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扶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會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墜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召帝觀。帝見問，乃知戚夫人，遂大哭。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齊王來朝，帝與之燕飲。太后前帝，以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乃置兩卮醢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卮飲，俱為壽。太后乃恐，自起泛帝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醢，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乃從內史計，以城陽之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喜，乃置酒齊邸，飲罷歸齊王。帝崩，太后哭，泣不能下。侍中張辟疆請拜諸呂為將，從之。乃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諸呂權由此起。

漢 呂后僭位八年 少帝後少帝

王陵守白馬之盟 固折廷爭

朱虛侯入宿衛

行八銖錢

呂后雉佐高祖定天下，諸大臣素所畏服，亦能矣哉。然其失德何多也。滅劉氏，王諸呂，私食其戮，戚姬無所不為。少帝後，少帝之立，后得主之，亦后得生殺之。代政八年，日食晝晦，始惡之曰：此為我也。雖有悔心之萌，安能免蒼犬之搯腋哉。獨怪王陵平勃輩，堂堂勲貴，媚事婦人，而不早為之所，直使劉氏諸孤殆盡。然後將相交驩，鋤去非種，取神器於呂氏之手，復還劉氏，則大臣之畏服高后，從可知矣。



行五分錢

宋昌曰所言  
公公言之

江漢水溢

星畫見

呂后兩少帝

呂台呂產呂祿呂通等皆封為王女弟類封為臨江  
侯。呂后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撻腋。下之云趙王  
如意為祟遂病腋傷而殞。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  
侯劉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  
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  
酣章為耕田歌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  
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  
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  
諸呂憚朱虛侯。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  
嘗燕居深念陸賈謂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意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  
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平  
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齊王襄發兵討  
諸呂相國呂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  
齊連兵時太尉不得主兵使酈寄給呂祿以兵屬太  
尉太尉入軍門行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  
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悉捕  
諸呂斬之齊王灌嬰兵皆罷

漢文帝 在位廿三年

薄太后夢龍  
據腹而生帝

除收孛相坐  
律

陳平對錢穀  
之問

却千里馬  
負山至言  
止輦受言

除誹謗妖言  
法

漢文帝赦田租。詔養老。除肉刑。減笞背。可不謂父母斯  
民者乎。露臺惜費百金。後宮衣不曳地。不敢輕靡天下  
之財。遣將擊輿。居。辭禮誘南越。不敢輕用天下之兵。吳  
王賜之几杖。張武愧以金錢。不敢輕拂天下之情。弄臣  
戲殿上。丞相檄召而不拒。梁藩不下門。廷尉劾奏而不  
嫌。中郎撤夫人之坐席而不罪。將軍過天子之乘輿而  
不怒。其恭儉寬仁。皆可為天下後世法。第廟汾陰。賜銅  
山。詔短喪。微有可議者。



淮南王殺番

食其

造四銖錢

賈誼治安策

論積貯

尺布斗粟之

謠

晁錯智囊

請人粟拜爵

免罪

除秘祝

帝每飯未嘗

不在鉅鹿

黃龍見成紀

黃龍見成紀

齊太倉令涪於意有罪當刑逮繫長安意無男有女

五將行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

女緹縈自傷泣請從乃從父至長安上書訟父為吏

廉平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天子憐之詔除肉刑

○濟北王興居反遣柴武擊之○南越王趙佗稱臣

奉貢○吳王託病不朝賜几杖張武受賄遣覺發御

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申屠嘉為相入朝髮臣鄧

通在帝旁怠慢嘉曰陛下誠愛則富貴之毋以朝廷

瀆也罷朝為檄召通帝意通必困於嘉急持節召通

因謝嘉曰此吾弄臣幸釋之乃免○梁王不下司馬

門張釋之効止之○愼夫人與皇后同坐袁盎却之

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妾主豈可同坐哉○以

周亞夫為將軍帝自勞軍之細柳營先驅不得入○

方士新垣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而汾

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出乎於是祀涓陽汾陰後知詐

誅平○賜鄧通吳王濞以銅山由是吳鄧錢布天下

○帝崩遺詔天下

下三日釋服

漢景帝

在位十

六年

賜民田半租

三十稅

量錯違父教

分

田以燒梁獄

辭空手來見

禁採黃金珠

玉

更減笞法

漢景帝嘗提博局殺吳世子寡恩之性自太子時已然

既即位殘忍任數詐力御下七國之變曰吾不愛一人

以謝天下而量錯棄市賜亞夫食曰鞅鞅非少主臣而

亞夫餓死信讒用佞屠戮功勳則君臣之道缺過愛梁

王空許傳位則兄弟之好乖無罪廢太子和親遣公主

則父子之恩亡薄后以失寵貶栗姬以恚恨死則夫婦

之義薄交景雖並稱賢而景不及交多矣然史載其恭

儉恤刑粟紅貫朽亦了一己之主也已



詔治獄者務先寬  
詔疑獄者讞之

衛綰長者  
直不疑長者

三月雨雪  
地一日三動

日月皆赤  
上二月雷日  
如紫五星逆  
行守大微月  
既天廷中

帝才大略  
三策惟仲舒  
不冠不見汲

李廣飛將軍  
衛青將相才  
兒實課最  
萬石君不言

而躬行  
司馬相如詞  
賦得幸  
東方朔時時

直諫  
公孫弘貧良  
策  
主父偃善陰

揚人主意  
初置刺史

景帝

鼂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七國從之七國反以誅錯為名袁盎見帝曰為今之計獨誅錯赦七國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帝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遂殺錯周亞夫數誅帝惡之召賜之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帝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因趨出帝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子臣也後以其子事連汚亞夫下獄不食而死孝王來朝帝與之宴曰萬歲後傳於王實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王以此益驕廢皇后薄氏立大八王氏為后廢太子榮立膠東王徹初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不許公主欲子徹王夫人許之由是公主日譏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嫌栗姬陰使人趣大行請立栗姬為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耶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栗姬患恨而死遺公主嫁匈奴鄯都為中尉嚴酷行法不避貴戚號曰蒼鷹

漢武帝

在位五十四年號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後元

漢武帝有志慕古興太學正郊祀行夏時表六經創年號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而且董申趙汲李衛霍張文武竝進可謂明於治道者也惜創制因心內侈宮室外事甲兵喜封禪好神仙拜文成五利信桑孔張湯重欵繁刑賣官贖罪弊政實多焉江充用而巫蠱起太子殺而國本搖望思臺作悔心始萌罷候神之官布富民之令事已無濟嗚呼恐女主為禍立子殺母人亦何樂乎有子不仁哉為拓跋氏作備矣

漢書

八

石



行半兩錢  
起縉梁臺  
作承露盤  
白雲出封中  
天旱意乾封  
關東大俠郭  
解伏誅  
蘇武齧雪牧  
李陵降虜  
堯母門  
畫關三老上  
書  
畫周公圖賜  
霍光  
星如日夜出  
佩如血

武帝

董仲舒申公趙綰汲黯等以文事進李廣衛青霍去  
病張騫等以武事進。齊人少翁以方術拜文成將  
軍樂大亦方上。群五利將軍尚公主。東郭咸陽與  
桑卯羊。孔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其法大抵出於張  
湯。湯舞智御人。汲黯罵曰。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  
。初神巫致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之。帝寢得  
夢而病。使江充治巫蠱。獄掘太子宮。得木人甚多。太  
子懼。使客斬充。走湖。與衛后皆自殺。田千秋訟太  
子冤。帝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帝曰。  
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  
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  
神仙者甚眾。而無顯功。請斥之。帝曰。鴻臚言是也。於  
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封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  
思富養民也。殺鉤弋夫人。趙氏帝問左右曰。外人  
言云何。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帝曰。然。往古  
國家所以亂。由子少母壯也。汝不聞呂后耶。故不得  
不先去之也。後魏道武帝立其子。亦殺其  
母劉貴人。曰。吾遠遵漢武為長久計耳。

漢昭帝

在位十三年號  
始元元鳳元平

傳不疑引經  
斷獄  
多所平反其  
毋喜美異常  
杜延年勤行  
儉約  
張安世志行  
純篤

漢昭帝以童年能知霍光之忠與上官桀之詐。非天資  
明敏哉。光之事帝。惟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一旦變武帝  
之行事。謗即興焉。或曰。先人典章未循也。或曰。大將軍  
自作威福。天子其何賴。帝稍信其言。光之所為。今日行  
明日罷矣。然能舉賢良。問疾苦。賑貸貧民。種食復除田  
租。令弗出馬。罷權酷官。減戶口錢。使虛耗之民漸有生  
息。上無改父之嫌。下無居美之忌。可謂難矣。而享祚不  
永。惜哉。



燕王旦上官  
桀等謀反皆  
伏誅

祠鳳凰於東  
海

傅介子誘殺  
樓蘭

昭帝

上官桀以霍光不納其孫女入宮惡之詐為燕王上  
書誣光罪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帝問大將軍安在  
詔入光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  
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  
校尉特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  
桀黨有諳光者帝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屬以輔朕  
身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權酷酒稅也○  
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初武既徙海上杖漢節  
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置酒  
設樂說之武曰臣事君猶父子也子為父死無所  
恨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懽效死於前陵喟然歎  
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因泣下沾  
襟至是匈奴相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  
惠私教漢使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帛書  
言武所在乃歸武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  
還鬚髮盡白○泰山石立上林偃柳日起生符節令  
畦引上書言當有一庶人為天子者語  
聞以妖言伏誅未幾而宣帝立自民間

漢昌邑王在  
位一月

宣帝

在位廿五年號本始地節  
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

宣帝詔求  
時故劍

趙廣漢發

擯伏如神  
見事風生

路溫舒上衛

德緩刑書

王褒作聖主  
得賢臣頌

韓延壽開閣  
思過

置常平倉

昌邑王立僅二十七日遊戲無度霍光不敢負社稷奉  
太后命廢之而立宣帝講論五經信賞必罰吏治民安  
人材稱盛矣股肱稱美矣畫功臣於麒麟閣上惟霍光  
不名蓋為其功大耳然則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何骨未  
寒而族已赤哉深知太子仁柔則當裁奄寺之權抑椒  
房之勢而乃任引恭石顯久居要地使許延壽史高竝  
列崇階凡言事必勅其詳議則是國家大事非二者不  
得與聞其流尚可止耶

漢書



趙充國嘗謀

賤戰

丙吉問牛喘

蓋寬饒以直

言死

霍氏之禍萌

於驂乘

朱邑治行第

張傲五日京

兆

屢延年屠伯

鳳凰三集

求金馬碧雞

之神

昌邑宣帝

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帝親稱制臨決  
焉乃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梁邱  
名賀大夏各勝小夏侯各建穀梁各淑麒麟閣  
上惟霍光不各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氏其他  
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邱賀  
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霍光夫人顯及禹山等謀  
廢二子事覺族誅。龔遂守渤海躬率儉勤勸民農  
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  
牛佩犢。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公廉明察郡中吏民  
賢不肖皆有記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畏服。  
黃霸為潁川太守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  
太傅疏廣少傅疏受同乞骸骨帝許之加賜黃金及  
歸賣金買酒與故舊為歡或勸廣以金為子孫  
立產業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  
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王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  
黨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  
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漢元帝

在位十六年號初  
元永光建昭竟甯

漢元帝在東宮多材藝喜詩書溫雅有之風烈及親政  
貧民賑焉種食貸焉宮館罷焉數月間善政迭書率是  
而行孝文亦不是過然史高以外戚領尚書恭顯以宦  
官典樞密所用非人天下事已不可與有為矣主德不  
明優柔不斷牽制文義羣小構讒使蕭望之飲鴆周堪  
疾瘖張猛自殺京房見誅有善不能用有惡不能去無  
知人之識乏明斷之才以釀外戚宦官之禍西漢之凌  
夷決於帝已

不捐之議棄  
珠崖

前廣國諫從  
橋

匡衡疏六戒

貢禹明經著  
節



馮二行能

召信臣治行  
第一人號召  
父

王嬙下賜單  
于

甘陳矯制立  
功  
雌雞化雄  
雞牛角  
隕石

元帝

蕭望之周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與劉更生金  
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  
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久典樞機望之  
建白以為中書政本不宜用宦官當罷之應古人不  
近刑人之義恭顯因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朋黨請  
召致廷尉帝可其奏竟罷免然帝器重望之不巳會  
望之子伋上書訟前事恭顯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  
臣體請逮捕帝乃召望之望之飲醜死以周堪為  
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張猛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  
管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  
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證猛令自殺於  
公車京房精於易知數策事多奇中天子悅之然  
為石顯五鹿充宗所忌出為魏郡太守未幾石顯謂  
房誹謗天子遂棄市房先受易於焦延壽延壽嘗言  
得吾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果然石顯與僕射牟  
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善友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  
鹿客耶即何藥  
纍綬若若耶

蘇宜身兼數  
器

班伯謬言

劉向進洪範  
五行傳論

何武人後思

漢成帝

在位廿六年號建始河平  
場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

漢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有穆穆天子之風第湛於  
酒色委政王氏廢許后寵飛燕合德使諸舅日熾國勢  
日衰天災地變史册已不勝書帝不疑王氏此谷永杜  
欽張禹蔽之也然其時直臣亦不少王章死獄劉輔鬼  
薪梅福朱雲上書折檻劉向封事極言王與劉勢不並  
立帝惟歎息悲傷而已其何以弭災異安社稷耶帝素  
無疾病晨起不能言推治起居合德自殺此禍水也滅  
火必矣淖方成之言驗乎

漢書

十二

石



帝微行御宿  
平侯家人

孔米創草

民訛言大水  
至

黃霧四塞

秋桃李實

由飛

成帝

悉封諸舅為列侯譚商立根逢時同日封故世謂之  
五侯。初許后與班婕妤皆寵帝欲與婕妤同輦辭  
曰月古圖畫聖賢之君各臣在側三代昏主乃有雙  
妾今欲同輦得毋似之乃止。帝過陽阿主家悅歌  
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女弟合德復召入姿性尤  
醜粹披香博上淳方成在帝後唾曰凡禍水也滅火  
必矣姊弟皆為婕妤譖后及班因廢之。四月雨雪  
詩政在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因欲自託乃曰骨  
肉大臣有忠無慮陛下不宜聽瞽說歸咎無辜重失  
天心杜欽亦做此意故得擢光祿大夫。張禹年老  
子弱恐為王氏所恐亦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淺見  
鄙儒亂道誤人宜毋信用帝由是不疑王氏。王章  
上書言日食之咎皆鳳所致因薦馮野王以代鳳鳳  
懼使尚書劾章致死。立飛燕為后劉輔切諫詠獄  
論為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三歲刑也。故南昌  
尉梅福上書不報。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  
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謂  
張禹也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

漢哀帝

在位六年號  
建平延壽

漢哀帝初封於外好禮節儉深知先帝優容五侯驕恣  
而欲收攬威權以則武宣奈德不優才不振復為傅太  
太后所制孔光朱博等小人用事致有中山東平之獄  
王嘉鄭崇鮑宣之死天下誰不非之更寵董賢且曰吾  
欲法堯禪舜嗚呼自古固多溺愛之君未聞有頑童而  
欲禪以天下者使莽聞之豈不曰若彼頑童固可受禪  
如我國戚何難僭號吾知莽之篡逆不待元始而逞其  
欲在帝之時早已蓄於胸中矣

劉歆典領五  
經

賈誼治河三  
策

鮑宣言七十  
七死

漢書

十三

石



更號陳聖劉  
太平皇帝

彭真歸

民訛言行等

哀帝

帝為定陶共王之子元帝庶孫傅太太后其王母也  
以朱博為丞相臨庭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  
帝問黃門侍郎李尋尋曰此洪範所謂鼓妖也人君  
不聰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出  
宜退丞相以應天變帝不聽。中山王馮太后亦元  
帝后及其弟參被誣皆自殺。東平王雲坐祀祭祝  
詛自殺。帝欲益封董賢丞相王嘉封還詔書不食  
而死。尚書鄭崇諫寵董賢由是數以職事見責趙  
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帝責崇曰君門如市何  
以欲禁切主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覈  
帝怒下獄殺之。丞相孔光行園陵馳道中鮑宣鉤  
止之反以摧辱宰相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  
鮑司隸者會此會者于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閤上書  
上竟抵宣罪。董賢常與帝同臥起一日賢書寢偏  
藉帝袖帝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賢嘗  
侍宴帝有酒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其  
拜大司馬朋友有允執其中語孔光知帝  
尊寵賢下車拜謁賢曰是權與人主侔矣

梅福變姓名  
為吳門市卒

逢萌掛冠  
董勝印綬加  
身不食而死

解方牙箕山  
之節

禁卯金刀  
新室文母

作井田  
王田秋屬

漢平帝

在位五年號元始。孺子嬰王莽居攝一  
年僭位十五年號初始始建國天鳳地皇

漢平帝雖立王莽總已賜號安漢公繼加宰衡再加九  
錫豈帝真下愚時權在莽挾帝以不得不然之勢耳椒  
酒置毒莽實弑帝而乃藏策金滕將誰欺乎由是稱攝  
皇帝又稱假皇帝立孺子嬰止兩歲莽利其幼也使王  
舜請璽太后涕泣以璽投地未幾廢嬰為安定公遂篡  
位稱新皇帝據十五年亂政紛紛迫漢兵扶至漸臺將  
嚮其身切其舌何莽此時尚不覺悟猶曰天生德於子  
漢兵其如予何

漢書

十四

帝



莽大夫楊雄  
死

陳咸用漢祖

黃霧四塞  
四月傾霜

雪深一丈  
民詭言黃龍

平帝王莽

自孔光等養成漢禍。詔侯成風采伊尹周公稱號。加莽為宰衡。上書願莽者至四十八萬人。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於前殿。勅諸人莫言。武功井中得白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羣臣奏太后請安漢公踐祚。謂之攝皇帝。詔曰可。又詔莽朝見稱假皇帝。○莽既篡位。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于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於是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時長安狂女子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若九月必殺汝。莽捕殺之。○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叛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嚼鰓魚及漢兵至武關。莽親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俄亂兵入火及掖庭。承明孝平皇后曰何面目見漢家。遂投火而死。莽避火。宣室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且明羣臣扶莽之漸臺。晡時眾兵上臺。斬莽首。將其身節解。總分傳首諸宛百。姓其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漢 淮陽王在位  
二年號更始

長人巨無霸  
號百萬  
伏儒到君章  
鴉禽破陣  
秋 接劍歸  
蕭王  
北道主人

莽末諸雄欲立劉後。以從人望。新市平林。憚劉縯威名。合更始懦弱。定策立之。縯即被殺。長安兵四集。爭斬莽。更始始都洛陽。諸將過。皆冠幘。服婦人衣。士民笑之。及居長樂。升前殿。俛首刮席。忤不敢視。委政趙萌。飲讌後庭。羣小膳夫濫膺官爵。有竈下爛羊之謠。蕭王秀既平王郎。復滅銅馬。乃赤眉兵熾。奉劉盆子攻入長安。更始未及降。而蕭王已即位鄯南矣。詔封更始為淮陽王。及其死也。詔鄧禹葬之霸陵。



劉望僭稱帝  
伏誅

彊華進赤伏  
符於蕭王

淮陽王  
新市王匡等進攻隨縣平林人陳教廖湛舉兵應之  
○宗室劉續及弟秀起兵春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  
兵皆附及更始立諸將又憚劉續威名陰勸更始除  
之更始不敢發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  
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收稷續固  
爭於是并執續殺之○更始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  
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莫不笑  
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懼喜不自勝老吏皆垂涕曰不  
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長安  
謠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秀攻邯鄲斬王郎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  
意悉燒之曰令反劍子自安○銅馬諸賊俱降降者  
赤心置人腹吾儕安得不投死故關西號秀為銅馬  
帝○更始每朝見但南面立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諸將後至者輒問擄掠得幾何及益子入則單騎走  
從厨城門出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  
當下謝城即下拜復上馬其癡愚如此

卓茂律設大  
法禮順人情

伏隆死節  
子陽并底蛙  
待益子以不  
死  
班彪著王命  
論  
一九泥封面  
谷闕  
客星犯帝座  
嶺南華風始  
於二守  
竹馬兒童拜  
迎郭伋  
馬授聚米為  
山谷  
得隴望蜀

漢光武帝

在位三十三年  
號建武中元

漢光武業係中興事同開創當天下大亂兄伯升好俠  
養士帝獨勤於稼穡人比之高祖兄仲抑何自歎晦也  
迨昆陽捷後伯升遇害而能隱忍圖存以待赤眉兵亂  
益子角立神器曠無所歸然後一鼓而收之所謂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惟帝足以當此章陵宗室曰文  
叔少時謹信與人不少曲直柔耳帝笑曰吾理天下亦  
欲以柔道行之真至言也但廢郭后易太子信圖識行  
封禪不免盛德之累已



祭遵雅歌投  
壺  
吳漢入戰八  
克  
貴戚斂手避  
二鮑  
竇融入朝  
郭惲拒關不  
開  
韓歆直諫被  
殺  
董宜疆項  
郭况金穴  
嬰鏢故是翁  
馬援戒子  
第五倫公平  
廉介  
樂此不為疲

伯升為更始所害。帝絕不作戚容。惟痛自引咎。至不敢為兄喪。飲食言笑恬如也。而枕席間淚常交漬。下馮異獨寬譬之。郭后寵衰。數懷怨對。故廢鄧曄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以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屢請願備藩國。乃立東海王陽為太子。改名莊以彊為東海王。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桓譚上疏切諫。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道卒。杜詩為南陽太守。人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寇恂從帝南征。潁川盜賊悉平。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復借寇君一年。乃畱恂長社。張堪為漁陽太守。民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微劉昆為光祿勳。帝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願命書諸策。

光武

幸孔子宅

郭賀行部去  
襜帷

楚王最先好  
佛後被殺連  
坐者以千數

漢明帝

在位十八  
年號永平

漢明帝以世祖為父。以光烈皇后為母。以東海王彊為兄。以馬貴人為后。賢哲三堂。人倫樂事。亦云備矣。年十二。即辨陳畱吏贖之語。及即位。臨雍講藝。勲戚莫不受經。匈奴遣子入學。四姓小侯立學於南宮。二十八將圖畫於雲臺。故永平之政。東都稱美。薄諸子之封。獨隆中山東平之賜。馬廖兄弟未嘗私恩。改官郭况。以廢后之戚。均禮陰氏。帝亦何愧於明哉。所可恨者。求天竺佛法。以為中國無窮之禍。真萬古之罪人矣。



廉范兩炬三頭

漢家神箭

耿弇拜井

郎官上應列宿

明帝

光武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時諸郡各遣吏奏事見陳雷吏牘有書視之云穎川田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詰吏由吏不肯服光武怒時帝在幄後言曰河南南陽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及詰吏由吏乃首服如對幸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帝目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闐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四姓小侯謂外戚樊鄧陰馬也○二十八將鄧禹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帝分封皇子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謂東平王蒼中山王烏也○馬廖馬防馬光皆后兄弟終帝世未嘗改官○郭况光武廢后外戚陰氏帝母家也

楊終請罷邊兵

馬廖勸成德政

馬防耿恭同功異賞

漢章帝

在位十三年號建初二和章和

漢章帝力行寬大虎觀談經篤友愛之情議貢舉之法輕徭薄賦與天下休息為東漢賢君第寵竇后啟竇憲弄權之漸寵竇憲成外戚為亂之階曹丕謂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然觀其所為適以長者自累耳內則后之譖殺貴人而廢太子外則奪公主園田而不能罪張林楊光恃勢貪殘太尉鄭弘奏言即死傳育擾動諸羌梁竦無辜斃獄而竇氏驕淫滋甚不能以時收剪其失不有甚於明帝哉



陳寵請改苛俗

魯恭治中牟三異

鄭均白衣尙書

班超去妻

曹褒定漢禮

漢書 章帝

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丁鴻班固等皆與焉  
○有司奏請東平王歸國帝手詔曰骨肉天性誠不  
以遠近爲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  
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願授小黃門中心  
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相送涕泣而訣○詔議  
貢舉法韋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先  
是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  
二千石賢則貢舉得其人矣○初宋貴人生太子慶  
竇后養梁貴人子肇爲己子謀陷宋氏及廢慶立肇  
梁氏私相慶后忌之諸竇作飛昌陷梁竦竦死獄中  
竦女兩貴人俱以憂死○竇憲以賤直奪沁水公主  
園田○鄭弘奏憲專權林光助惡遂收印綬而死○  
廉范遷蜀郡太守百姓歌曰廉叔度來何莫不禁火  
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  
能養者廩給之○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曰吾兄  
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病雖不往而竟父不  
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然竇刻石燕

韓稜正色立朝

詔檢勅鄧氏  
廩客

漢和帝

在位十七年 號永元 元興 殤帝 在位一年 號延平

漢和帝勒兵誅憲獨行威斷友愛兄弟吸納嘉言因旱  
蝗而除租稅詔太官勿受珍羞亦慈儉之君也帝雖育  
於竇太后實梁貴人子梁妹訟寃帝以臣子無貶尊上  
之文讀其手詔益知其爲仁孝也第鄭眾宦官也雖有  
除逆之功而賞爵封侯未免太過殤帝卽位鄧太后臨  
朝恭肅小心動有法度以張禹爲太傅徐防爲太尉鄧  
騭爲車騎處置井然鄧之賢於竇遠矣而帝立以百日  
崩以二歲此殤之所由諡歟



樊冲請興學校

詔舉隱逸選博士

水清無大魚

漢書 和帝 殤帝

帝以朝臣莫不附憲中常侍鄭眾獨有心機遂與定議誅憲封眾為勳鄉侯○臨武長唐羌上疏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南州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獻生龍眼荔枝者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方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復受獻○初梁貴人死宮省事秘莫知帝為梁氏出會貴人姊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死帝感慟良久三公奏請貶竇太后尊號不官合葬先帝帝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乃追尊母梁貴人為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為侯梁氏自此盛矣○班超起自書生投筆有封侯萬里之志有相者謂曰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及久在西域年者乞歸曰臣不敢望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為超上書求哀帝感其言詔還京師

仲長統昌言

錄因澍雨

虞詡盤根錯節增龜

漢安帝 在位十九年 號永初 元初永 再建光 延光

漢安帝之立也○鄧太后猶臨朝○抑外戚○省供奉○作祥刑○善政多端○帝年二十二始立后○至二十七尙未反政○豈太后之專擅哉○太后崩而鄧騭等皆自殺矣○江京李閏為列侯矣○王聖為野王君矣○楊震來歷先後被樊豐之讒而去矣○始則閻后妬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問○繼則京豐交譖陷太子之廢而不能辨○一旦不諱樹立嬰孩○遂至妬后臨朝○權歸閹尹○帝之不德若此○則知太后握固不予○非得已也



設三科以募壯士采線縫裙

班勇有父風

寺馮石府曹飲十日

司徒魯恭奏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以來改用孟夏上逆時氣下傷農桑按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輕罪已上不欲久繫故特斷之也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從之。江京李閏樊豐皆宦官。王聖帝乳母。閏后性妬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鳩殺李氏。帝納江京樊豐之譖廢太子保太僕來歷要結劉禕等證太子無罪下詔責之乃各引去。獨守闕連日不肯去。楊震孤貧好學諸儒謂之關西夫子。楊伯起累遷荆州刺史昌邑令王密夜懷金十斤遺之。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或勸震為子孫開基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官至太尉被讒飲酖而卒。黃憲字叔度潁川荀淑嘗異之陳蕃周舉每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心復生於心矣。郭泰亦謂其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濁之不濁云。薛苞與兄弟異居奴婢引其老者用廬取荒頓者器物取朽敗者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之徵拜侍中。

漢北鄉侯在順帝在位十九年 漢永建 陽嘉永和 安建康

法道隱居不仕

左雄有王臣之節

漢順帝為太子時降封濟陰安帝既崩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閭后貪北鄉侯年幼迎而立之。八月而薨中常侍孫程等十九人誅閭顯兄弟遷太后於離宮而帝即位天下想望其風采黃瓊李固輩相繼登用東京之士於茲盛焉惜乎不能善用其才耳。然能朝太后起太學還大珠葬楊震似非下愚之主而令中官養子襲爵又封乳母宋娥任梁冀兄弟無君銅寵不悟則其愈於下愚者幾何哉。



北鄉侯順帝

時徵江夏黃瓊李固以書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語曰曉曉者易缺噉噉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合眾人歎服一雪此言爾瓊後房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冀能抗奪數上疏言事帝頗採用之○李固郤之子少好學嘗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書生知其為郤子也○初議郎陳禪以閭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絕朝見李郤密表力爭其不可帝從之○安帝薄於藝文學舍郤為園蔬翟醮上疏請更修結誘進後學帝從之○桂陽獻大珠不受○詔葬楊震時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流涕始飛去○遺杜喬張綱等八人分行州郡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梁不疑專肆貪叨仇善思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奏京師震悚

李固政為天下第一

張衡作渾天儀

漢冲帝

在位一年 號永嘉 質帝 在位一年 號本初

漢冲帝內恃太后外任李固梁冀雖忌尚未敢害也踰年遂崩清河渤海並徵至京清河嚴重公卿歸心冀利渤海年幼排眾立之質帝雖冀所立少而聰慧嘗因朝會日冀曰此跋扈將軍即受毒餅之禍其時李固身為上公當奉太后冕服而臨窮究侍醫淫謀使不及備逆臣即可授首因而策立清河不崇朝漢祚可復隆矣豈意太后左右皆冀腹心一人叫呼眾必不應固雖效枕尸之哭而即策免矣吁恨哉

皇甫規君舟氏水之喻

梁並以思信招誘拔羌



質帝有昭帝風

梁穆戒梁翼

沖帝既崩。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閭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立質帝。○按兩雅山界而大扈跋者。不由蹊隧而行。言強梁之人。行不出正路。山界而大且欲跋而踰之。故曰跋扈。○帝食毒餅。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黃餅。腹門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議立嗣。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今上應天心。下合眾望。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及杜喬等皆欲立清河王。冀白太后。先策免固。迎立桓帝。○席陵張嬰據郡反。歷陽盜華孟自稱黑帝。騰撫進擊。嬰及孟皆破斬之。東南悉平。○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為文蛇。獻冀。益州刺史种嵩糾發。逮捕。馳傳土言。冀由是恨嵩。會巴郡人服直謀反。稱天玉嵩等討捕。不克。冀因此陷之。李固上疏力救。嵩得赦。罪免官。而已。金蛇輸司農。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之。喬不與。冀心銜之。

沖帝質帝

今日得御李

若登龍門

李郭仙舟

穎川四長

元滂登市攬

密有澄清天下之志

陳蕃下榻

姜肱兄弟同被

張陵奪劍

漢桓帝

在位廿一年。號建和。和平。元嘉永興永壽延禧永康。

漢桓帝亦梁冀所立。生殺予奪。盡出於冀。冀敢誰何。未幾。單超等齧血定盟。盡滅冀族。朝野喁喁。稱快。奈梁氏方鋤。五侯繼虐。毒徧海內。與盜無異。更興部黨。以李膺杜密為名。胥天下賢士。號為黨人。捕而誅之。錮之。其禍反勝於冀時。論者謂士君子不能善藏其用。使暴秦焚坑之禍。復見於今。不能無遺憾焉。尤可異者。二十一年。凡三立后。兩不食死。專事畋遊。急於征斂。或云陳蕃任事。則治。吾不信也。



劉寵一錢

劉寬蒲鞭示辱

辱

孟敏墜甕不顧

顧

張成風角

尤方方難

兄弟弟

平原舊黨

皇甫規恥不

照黨

責國內侯以

下官

李固既廢內外喪氣惟杜喬正色無所回撓朝野倚望焉會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梁冀乃使馬融草奏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鮪交通收下獄死○封單超左瑁貝瓊徐璜唐衡為列侯超卒四侯轉橫天下為少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虐徧天下與盜無異○李膺杜密各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時甘陵周福房植二家賓客互相譏謗有南北部黨人之議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等更相褒重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宦官因緣誣訴遂捕李膺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策免太尉陳蕃○荀淑有八子時人謂之八龍陳寔與叔齊名嘗詣淑長子元方御車次于季方驂乘孫羣尚幼抱車中至淑家八龍送侍左右淑孫或尚幼抱置膝上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崔實政論其畧曰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俱養也仲長統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宜為一道德置之坐側

漢靈帝

在位廿二年號建齋熹平光和中平

張儉望門投止  
孔褒一門爭死  
夏馥隱名避  
袁開卒於士  
室  
申屠蟠超然  
免於評論  
胡廣萬事不  
理  
張讓父死陳  
寔獨弔  
汝南許劭月  
旦評

漢靈帝初立陳蕃賈武輩同心佐治天下延頸以望太平無何曹節王甫矯詔發兵復治鉤黨流毒縉紳三君俊顧及厨之流死徙廢禁難以悉數張讓與張角交通不加之罪張鈞呂彊直言賈禍王允盧植皇甫嵩有平賊大功反多罪獄而封讓等為十三侯開邸立庫賣官聚錢漢之天下可復保乎其時變異有從古所無者仍立學圭靈昆二苑作列肆於後宮以為淫樂不知社稷之將亡人嘗言桓靈靈又劣於桓已。



桓典馳馬御

史

重卓擢用天

下名士

許生僭稱帝

孫聖殺之

張舉僭稱帝

劉虞殺之

青蛇見御座

上

唯雞化雉

黑氣如龍吐

溫德殿庭

青虹見玉堂

庶庭

漢書 靈帝

殺李膺等百餘人初李膺等雖禁錮士大夫高尚其道更相標榜以實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世所宗也以李膺杜密等為八俊俊者人之英也以郭泰范滂等為八顧顧者能以德行引人也以張儉等為八及及者能導人追宗也以杜尚等為八厨厨者能以財救人也○黃巾賊張角以妖道聚眾數萬中常侍封誦等為內應京師震動及封誦事發帝詰責諸常侍皆叩頭求退已而其譖呂彊彊遂自殺張鈞上書請斬十常侍以謝百姓帝怒曰此真狂子也御史遂誣鈞學黃巾道掠死禁中○盧植破張角垂當拔之宦官誣植抵罪詔皇甫嵩討角大破之會角已死剖其棺傳首京師王允破黃巾得張讓交通書帝不罪讓反欲允下獄得減死論未幾皇甫嵩亦罷○關西邸賣官西園立庫貯錢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問其子曰外議何如答曰人嫌其銅臭耳○作列肆於後宮使詔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駕四驥賜目操營京師相倣效驕價遂與馬濟

漢少帝

在位六月號 獻帝 在位三十一年號

管箭鋤金不顧

靈帝三子曰辯曰協辯立為少帝董卓至京師見於北芒坂下遂心輕王室廢少帝弒太后立協為獻帝遷都

盜牛守劍

長安流離板蕩莫可勝言當王允等密謀呂布奮軔誅

楊彪四世清德

卓幸冀苟安李傕郭汜治兵相攻劫天子質太尉紛爭

借劉

道路播遷無主曹阿瞞奸雄肆虐與董昭定畫遷帝於

許舉止動靜一聽挾持立魏宗廟而不敢問進爵自王

而不敢言杖殺國母而不敢救但曰我亦不知命在何

時嗚呼何其慘耶



少帝獻帝

非復吳下阿蒙  
孫劉分荆州  
龐統三計  
關羽威華  
夏

少帝既立何太后臨朝中軍校尉袁紹勸大將軍何進悉誅宦官進曰太后不聽未幾進召董卓使將兵詣京師卓即時就道未至進為張讓等所殺袁紹乃勒兵捕諸宦官皆殺之讓等因迫遂將帝出穀門讓等自投河死卓至迎帝於北芒坂下尊廢之而立獻帝紘何太后○司徒王允與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端密謀使中郎將呂布誅卓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事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趣兵斬卓卓將李傕郭汜舉兵犯關收允殺之尋僉攻汜劫帝入其營帝使公卿和催汜汜雷太尉楊彪等為質復攻催遷帝於北塢後董承等奉車駕至洛陽曹操在許謀迎帝將兵詣洛陽遂遷帝於許由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時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為請不得伏后懼與父書令密圖之事泄操乃勒兵入宮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披髮徒跣行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願謂邪慮曰邪公天下豈有是理耶及操奈子不遂篡漢

附兩漢末諸人

赤眉

劉盆子太山武人陽城景王章之後祖憲為式侯父萌嗣莽時國除兄恭茂與盆子俱掠在赤眉軍中赤眉者瑯邪人樊崇起兵於莒眾數萬人皆赤其眉以相識以名為羣賊乃奉盆子為帝改元建世攻入長安殺更始轉掠郡邑發掘諸陵盡取其寶玩遂汗辱呂后尸僭位一年至宜陽降光武光武乃大陳兵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觀之因顧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且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以決勝負不欲強相攝也崇等叩頭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遂以盆子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榮陽地稅食終身

邯鄲

王昌一名邯鄲人王星卜常云河北有天子氣許稱已乃成帝子真子與更始元年趙國大豪李育劉林等信之眾眾入邯鄲立即為天子移檄遠近莫不響應僭位五月光武滅之



淮南 李憲許昌人莽時為廬江屬令莽敗據郡自守自稱淮南王莽自立為天子置公卿百官僭位六年

光武遣馬成滅之

西平 盧芳安定人莽時詐稱武帝曾孫與羌胡起兵更始徵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自立為

西平王與匈奴和親匈奴立為漢帝僭位十二年後降光武封為代王復叛八匈奴而死

梁 劉永睢陽人梁孝王之後更始元年起兵自稱天子專據東方光武使蓋延斬之子紆復自立為梁王敗

奔董憲憲敗為軍士所殺

張步瑯邪人更始元年起兵據郡劉永拜為輔漢大將軍光武遣伏隆拜步東萊太守永聞隆至先立步

為濟南王步遂不受命永死子紆立步乃立其將費邑為濟南王光武遣耿弇伐之斬費邑步遂降後復叛

逃陳俊追斬之

董憲東海人之始元年起兵據郡劉永拜為翼漢大將軍又立為海西王永死光武伐之敗亡

龐萌山陽人更始立為冀州牧後降光武為平狄將軍復叛與董憲連和日號東平王光武遣吳漢滅之

成

公孫述茂陵人莽時為蜀郡太守更始立詐稱輔漢將軍攻據成郡自立為蜀王建武元年僭稱成帝改

元隆興盡有益州之地凡十二年先是述夢人語之曰八公子系十二為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奈

何妻答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果十二年光武遣吳漢滅之○初述徵廣漢李業業不就述使人劫以毒酒

業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遂飲毒死又聘巴蜀譙元元不詣亦以毒劫之元曰保志全

高死亦何恨遂受毒藥元子瑛奉錢千萬以贖父死許之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皓

嘉皆自殺健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瘡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俱託青育以辭徵合光武既平蜀

元已卒祠以中牟勅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業閻徵貽永信會永信卒貽仕至合浦太守



甯朔

隗囂成紀人更始時起兵立漢宗廟改元漢復自號白虎將軍更始以為御史大夫建武元年口稱西州上將軍尋上書請闕遣子恂入侍徵使討蜀囂持兩端光武討之降公孫述封為甯朔王光武親征凡三年囂死諸將立少子

楚

秦豐黎邱人更始時據黎邱自號楚黎王僭位三年光武遣岑彭滅之。延岑南陽人與秦豐合兵豐以女妻之豐敗降述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南王述敗降於吳漢漢族滅之。田戎汝南人豐亦以女妻之豐敗降述述封為

燕

彭寵宛人西漢末為郡吏光武拜為滎陽太守建武三年負功失望與朱浮不相能遂據薊州反自稱燕王僭位三年其奴子密縛寵合作記出城取馬六匹裝金玉衣物斬寵首來降封為不義侯

冀州

袁紹字本初大尉袁安之後自號車騎將軍屯河內初平元年眾推為盟主尋自為冀州牧兼領四

州子譚熙尚遺命立少子尚兄弟伯攻凡十八年曹操滅之

壽春

袁術字公路紹之從弟以俠氣聞為虎賁中郎將董卓廢少帝術奔南陽遂據其郡建安二年稱仲家都壽春凡十一年曹操攻之發病道死

益州

劉焉魯恭王之後為益州牧因人言蜀有天子氣嗣其廿七年降於昭烈。張魯先降於曹操其地并歸昭烈。

荊州

劉表字景升為荊州牧不修職貢僭擬乘輿子琮嗣其十九年降於曹操

兖州

呂布字奉先建安元年襲取下邳稱徐州牧二年為左將軍三年曹操殺之凡五年

薊

公孫瓚遼西人攻幽州殺劉虞據其地因恃財力不恤民命建安四年袁紹攻之自焚而死凡九年

遼

公孫度元菟人自立為遼東侯孫子淵復自稱燕王司馬懿滅之其四十九年



史記

楚元王

高祖兄弟四人兄伯早卒其嫂在高祖微時常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一日叔與客來嫂佯為羹盡櫟釜客去已視釜中尚有羹高祖以是厭其嫂及即位盡封諸昆弟而伯子獨不封太上為言高祖曰某非忘之為其母不長者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誌櫟釜也

蕭相國

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上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疑君也為君計莫若盡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君所上必益信君何從其言上大悅淮陰侯既誅上使使益封何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君居守非被矢石而益君封置衛心疑君也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亟讓封勿受而悉出私財佐軍以釋上疑相國如其言上大悅

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世後謂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上之自將擊黥布也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時何為上在軍獨搦循百姓悉所有佐軍客說相國曰君族滅不久矣夫君位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君初入關得百姓心十餘年矣常復孳孳務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也君何不多買田宅賤貴貨以自汙相國復如言上大悅

淮陰侯

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嘗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釣于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饒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後佐漢定天下封楚王之國召漂母賜千金召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少



年以為楚中尉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豈甯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信之初歸漢也未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三十人皆已斬次至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之釋不斬言於上上猶未之奇也間與蕭何語何奇之會上入蜀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意上不用亦亡何間信亡不及聞自追之入言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二日何來謁上上喜且罵何曰臣不亡追亡者信上復罵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上計必欲東非信無可與其功者顧能用信信留不能信終亡耳上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上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上即召信拜何曰此乃信之所以亡也上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亡也上必欲拜之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上許之於是乃拜當是時一軍皆驚

留侯

張良年十二時秦滅韓良以五世相韓故悉散家財圖

為韓報仇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觔會始皇東遊良與容祖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而不得遂變姓名匿下邳嘗步遊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殿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良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目之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教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怪之跪曰諾五日早來五日雞鳴良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來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早來五日雞鳴良夜未半行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亡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忽不見良旦日視書則太公兵法也良異之因習誦之竟以其術佐漢定天下其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良卒葬黃石冢

陳丞相

平少貧好讀書與兄伯居有田三十畝伯耕田從平遊



學平長而美色或謂曰若貧何食而肥若是嫂嫉平漫  
應曰亦食糠覈耳伯聞為逐其婦及平長可娶妻富人  
莫肯與貧者平亦恥之久之富人張負者有女孫五嫁  
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平嘗為邑人侍喪以先  
往後罷為助負見之喪所獨偉平陰隨平謁其家乃  
負郭窮巷徹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謂其子  
曰吾欲以女孫子陳平其子恥之負曰人固有美好如  
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平既娶張女齋用益饒遊  
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  
之為宰平日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酈生

酈生食其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稱狂生沛公過陳  
留生踵軍門上謁使者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  
者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言嘗大罵未可以儒生說  
也生日第言之吾非儒生高陽酒徒也使者乃入通公  
公名生至則公方踞坐使兩女子洗足生入長揖不拜  
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公乃輟洗起思  
衣廷生上坐謝生遂以下陳留據積粟之策進沛公大

悅已復為漢說齊下齊七十餘城而韓信夜渡兵襲齊  
齊王廣以生責已謂曰若能止漢兵吾活若不且烹若  
生日舉大事不細謹盛心不辭讓乃公不為若更言王  
竟烹酈生

陸賈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祖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  
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之乎  
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  
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御  
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  
不釋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日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  
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  
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

曹相國

曹參如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  
賢惟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  
束擇羣國吏未訥於女辭重厚長者即名除為丞相卿  
吏之言交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酒酒卿



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  
參輒飲以醕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  
得開說以為常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類若畫一曹參  
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甯一

絳侯

文帝嘗備胡使將軍劉禮軍霸上徐厲次棘門周亞夫  
次細柳亞夫勃子也上自勞軍先至霸上棘門軍直馳  
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之細柳天子先驅至不得入  
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  
子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  
朕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上請曰將軍約軍  
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揖曰  
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改容式車使人稱  
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是時羣臣皆驚帝喟然曰  
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直見戲耳其將固可  
襲而虜也

鄧通

文帝時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帝嘗夢欲上天不能行

一黃頭郎從後推之得上顧見其衣綻帶後穿覺而之  
漸臺以夢中陰求推者郎見通其衣果後穿也因問  
姓名幸之特異賞賜巨萬上嘗使善相者相通曰當有  
餓死上曰能富通者我即賜通錫山得自鑄錢於是鄧  
氏富敵國其後景帝嗣素不喜通有告通盜出外徼外  
鑄錢者下吏按問遂盡沒入通竟奇死人家

李少君

武帝即位之明年李少君以祀竈穀食御老方見少君  
者故深澤侯舍人能使物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  
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人大父遊射處老  
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  
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  
而按其刻果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數百歲人也  
嘗言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如瓜其荒誕類  
此未幾病死而天子獨以為化去

卜式

武帝方遣將擊匈奴河南人卜式上言願輸家之半助  
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官有冤欲



言乎式曰臣生與人無爭然則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  
匈奴臣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  
匈奴可滅也使者還報天子以問丞相丞相曰其人  
情罷去之會軍數出縣官費空明年貧民大徙式乃持  
錢廿萬與河南守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  
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欲輸其家牛助邊者也於  
是天子謂式長者欲尊顯之以風百姓卜式初不願為  
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郎布衣屬  
而牧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  
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奇之拜  
緱氏令尋遷成臯令是時天子方發樓船卒二十餘萬  
擊南越式上言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  
習船者往死之天下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  
有餘輒助縣官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  
雖未戰可謂義形于內其賜爵關內侯桑弘羊時方領  
大農置平準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曾大旱上祈雨  
于是卜式上言曰宜弛羊天乃雨

李廣

廣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也射之而中石沒鏃還視  
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所居郡有虎嘗自  
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虎廣爲  
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其子孫他人學者卒莫能  
及

司馬相如

相如成都人少好讀書學擊劍其親名之曰犬子因慕  
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嘗客臨邛富人卓王孫  
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相如相如乃與  
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不分一錢文君久之  
不樂相如乃復如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  
令文君當鑪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王  
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其長弟諸公力勸王孫不得  
已乃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於是相如復歸成都買  
田宅爲富人後以子虛賦干上爲上通西南夷拜中郎  
將馳傳之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  
榮之於是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爲交權王孫喟  
然嘆自以得使女尚相如晚而厚分其女財與子男等

三三

石



漢書

李夫人

武帝時李夫人最寵而早卒疾將草上自臨視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病形貌毀壞不可見帝願以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託兄弟不亦可乎夫人再辭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于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必見之夫人曰轉嚮歔歔不復言士不悅起夫人姊姝皆讓之夫人曰所以不見帝正以深託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見我色非故必畏惡吐棄尚肯追思閱錄兄弟哉及卒上果悼念不已以后禮葬又令齊人少翁以術致其神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肴而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夫人貌者婉步帳中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云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嫋嫋其來遲又為作賦其兄弟廣利延年俱賜封爵

汲黯鄭當時  
鄭當時始與汲黯並列九卿兩人內行修迨中廢家貧

賓客益落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復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朱買臣

買臣字翁子家貧嗜書不治產業嘗艾薪樵賣以給令擔束薪且行且歌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道中買臣歌益疾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矣汝姑待我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耳何富貴買臣不能留聽之去後買臣獨行歌道中故妻與夫俱上塚見買臣饑寒呼飯飯之已而買臣貴為會稽太守乘傳入吳界見其故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

東方朔

武帝嘗於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已而大官奏之朔入免冠謝上曰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而去

漢書

三十四

百



之何也且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  
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  
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若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  
石肉百斤令歸遺細君帝姑館陶公主寡居年五十  
餘近幸董偃偃本賣珠兒以姣好得幸人號為董君主  
令偃散財交士令府中曰董君所發一日金不滿百斤  
錢百萬帛千疋勿自上一日臨主家主道入登階就坐  
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  
謝無狀有詔謝主主乃起之東廂自引董君董君綠幘  
傳鞞隨主前伏殿下因叩頭謝上為之起詔衣冠上偃  
乃起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上不名董君稱爲  
主人翁飲大權樂而朔時方啓戟殿下辟戟前曰董偃  
有斬罪三因歷數之上默然董君自是不復振

于定國

于公者定國父也爲郡曹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寡無  
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口孝婦以我  
故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姑后徑自經死姑女告吏  
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不服笞掠之誣服具獄上府

于公心知婦冤力爭弗能得乃抱獄具哭於府上因辭  
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筮其  
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冤死咎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  
自祭孝婦塚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重于  
公爲生立祠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公謂曰幸高  
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于孫必有興者  
其子定國卒爲丞相孫永御史大夫封侯傳世

韓延壽

延壽爲東郡時嘗出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其府  
門卒忽當車願有言延壽問之卒曰孝經云資于事父  
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今早明府駕出適騎吏父來至府門騎吏見父趨謁適  
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延壽舉手曰微  
子太守幾不聞過及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也聞延  
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對延壽遂薦拔之

張敞

敞爲京兆甚有名然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  
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嘗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



京兆眉嫵上名問敵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于畫眉者上笑而置之

三尊

尊為安定太守以強幹著遷益州刺史先是瑯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敷乘險尋謝病去及尊至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然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後為東郡太守適河水溢浸匏子金隄隄且壞尊率吏民禱河伯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舍水至不去吏民爭叩頭請尊不許時惟一主簿旁立泣不敢對而水波為之卻迴

陳遵

遵故好客家常率多宴會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有部刺史奏事以便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突入見遵母叩頭求去母乃令從后閤出遵父遂與宣帝微時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即位擢遂太原太守賜璽書曰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遂表辭謝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

前其宕佚如此

王章

章為諸生時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之曰仲卿今京師尊貴人誰踰仲卿者小困甌不自激昂乃涕泣何鄙也元帝時章歷位京兆欲上封事黜王鳳妻止之曰人當知止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是非女子所知書上忤旨下廷尉論決

張禹

禹代王商為相六年封安昌侯前後賞賜數千萬知音律習淫奢身居大第後堂時理絲竹其所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宣至大司空崇至九卿宣恭儉有法而崇豈第多知禹心愛崇陽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禹延入後堂燕飲婦女相對優人筦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則見之便坐為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而已未嘗得至後堂然兩人互問之各自得也

杜欽

杜欽字子夏好詩書而目偏盲時茂陵杜業與欽同姓



字亦以才著京師人遂謂欽音杜子夏以相別欽心惡之乃故冠小冠高廣才二寸許由是京師人更謂欽小冠杜子夏而謂業大冠杜子百

嚴君平

君平蜀人修身自保非其食不食非其服不服但卜筮於成都市謂卜筮賤業而可以惠眾人有人邪惡則借筮龜為正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於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即閉肆下簾而受老子依老子莊周之學著書十萬餘言年九十餘竟以其業終揚雄從之遊學

王莽

莽字巨君元后弟曼子也元成時王氏九侯五大司馬其子弟皆怙勢後靡而莽獨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諸母俱曲有禮世父鳳病莽親嘗藥至髮首垢面不解衣帶者累月鳳因託太后及帝拜新都侯莽既貴節操愈謙盡散其輿馬衣裘振施賓客交結權近為延譽譽遂傾其諸父尤好為激發之行莽兄早死有子光莽令與己子宇同學光年小

於字莽為同日内婦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輒曰后將軍朱子元無子秦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多類此莽既篡盜賊蜂起匈奴寇邊乃博募有奇技術可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於是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餓或言能飛一日千里以窺匈奴莽輒試能飛者取大鳥翮為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不可用然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車馬待發時連率韓博士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欲奮擊胡虜白謂巨無霸輟中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臣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臥則枕鼓食則鐵箸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用以視百蠻天下莽字巨心惡之乃更其姓曰巨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致霸王也莽後口蹙頰露眼赤睛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犛裝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



問以莽形狀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  
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聞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  
者自後嘗翳雲母屏面非親近莫得見

楊雄

雄於書無所不博覽爲人簡易佚蕩曰吃不能劇談默  
而好深湛之思心慕司馬相如每作賦輒擬之又怪屈  
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死悲其文讀之末  
嘗不流涕以爲君子不得時則龍蛇何必湛身乃作書  
往往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借誦以  
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借誦以  
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其他太玄法言諸著作甚  
富當時人皆習之獨桓譚以爲絕倫劉歆敬焉然歆嘗  
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人尚不能明易又如立何吾恐  
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王莽旣以符命自立  
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劉歆子棻復獻之莽怒投棻四  
裔詞連及雄雄方校書天祿閣治獄使者來收雄雄乃  
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請其故則棻嘗從雄學作奇字也  
有詔勿問京師語以惟寐莫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 後漢書

馮異

異字公孫自歸光武特見親任王郎起帝自薊東南馳  
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蕪亭會天寒烈士眾饑疲異上豆  
粥明旦帝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已至南  
宮遇大風兩帝引車入道旁空舍用拒薪鄧禹燒火帝  
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免肩因渡滹沱河後天下旣定  
位大將爵通侯朝見京師帝遣中黃門賜珍寶金帛甚  
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  
頓首謝異謙慎不伐每諸將論功異輒獨屏樹下軍中  
號曰大樹將軍

鄧禹

禹年十三遊學京師時光武亦遊學京師禹雖年少而  
能識帝非常人遂相親附更始兵起豪傑多薦禹禹不  
肯往及聞帝安集河北乃杖策北渡追及鄴帝見之甚  
懼遂令常宿止中與大計天下旣定封高密侯禹意欲  
遠名勢有子十三人使各占一藝



祭遵

建武初涿郡太守張豐舉兵反遵討平之豐初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表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及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椎破之豐始知被詐仰嘆曰當死無恨先是中山賊張滿亦以讖當王屯結險隘為害遵亦生擒之既破嘆曰讖文誤我

鄧晨

晨光武姊夫也莽末晨嘗與帝俱之宛燕語使人祭少公家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作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耶帝戲曰何用知非僕坐者大笑晨獨心喜已帝即位晨數讖見說生平甚懼因從容謂帝曰何知非僕僕乃竟辦此帝大笑

陰識

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月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富子方嘗言我子孫必有與者至識三世遂繁昌於是後世相傳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自子方始

宋弘

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之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遂召弘謂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對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宋均

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前吏募設檻弇而害愈滋均到下記屬縣曰江灌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虎為民害咎在殘吏勤勞張捕非優恤之本其務退貪殘進忠善悉去檻弇除制課制木幾虎相與東去渡江中元中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明德皇后

明德皇后伏波將軍馬援小女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九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衣疏粗反以為綺穀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明帝幸濯龍園諸才人已下皆在側諸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懼及帝崩章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建



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大旱言事者以為  
不封外戚故太后固不許帝復重請太后報曰夫至孝  
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災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  
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  
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  
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乃置織室蠶於濯  
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  
授諸小王論語述敘平生雍和終日四年寢疾不信巫  
祝卜醫數勅絕禱祀至六月崩合葬顯節陵

班彪

彪字叔皮才高而好述作專精史籍作後傳數十篇對  
酌前史而譏正其得失有二子一女長子固續述父志  
撰漢書百卷次子超奉使西域以三十六人定五十餘  
國女昭為曹書妻號曹大家尤工典籍召入後宮后妃  
公主咸祇師訓所著列女傳諸書永作閭範蓋彪一門  
文擅千秋武雄絕域男作奇男子女為女丈夫真曠代  
無兩云

鍾離意

意為魯相發私錢修孔廟見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  
甕問孔訴云此何甕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  
發意曰聖人意欲以懸示後人耳發之得素書云修吾  
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

范式

式字巨卿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友甚暱別字元伯適  
歸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為  
其剋期日已而期至元伯白母請具膳母曰二年之別  
千里結言爾何信之審劭曰巨卿信士必不食諾其日  
果至升堂拜母劇飲權別子劭後疾將革同郡郗君章  
殷子微晨夜省視之劭栗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微曰我  
二人非死友耶劭曰二子吾生友山陽范巨卿即我死  
友也尊卒式時仕為郡功曹夕忽夢此但元冕垂纓屣  
履而呼曰巨卿我以某日死當以某日薨子未我忘豈  
能相及式寤恍然悲淒泣下即日辭友子服朋友服投  
其塋日馳往時未及到而劭塋已發引既至塋將窆柩  
忽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為停移時見有素  
車白馬號哭來者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至叩

漢書

四十

石



樞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時會葬者千人蓋揮涕式執紼引柩柩乃前式至冢次爲手植樹而後去

李善

善李元家蒼頭元家屬以疾疫相繼死惟孤兒續始生數旬元家貲巨萬羣婢利其財將謀殺續善力不能制潛負續逃隱琅琊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續年十歲乃攜歸訟之縣盡理舊業還之悉罪諸謀續者時鍾離意上其狀累遷日南太守之官道經李元冢未至一里卽更服至則親持鋤去草拜掃成禮哭泣甚悲曰君夫人善在此徘徊數日而去

王喬

王喬爲葉令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令太史伺之言喬來他無有惟雙鳧從東南飛至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鳧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尙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日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行於京師其後天忽下一玉棺喬曰天帝召我遂沐浴更服寢其中葬於城東土自起成墳其又縣中

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帝後敕具鼓置都亭下寂無聲或曰卽古仙人王子喬也

費長房

長房汝南人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獨懸一壺市能輒跳入壺中市人莫見惟長房見之異焉因往拜翁知長房意謂曰子明日更來長房如期往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味盈其中共飲畢而出長房遂欲從之求道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家人見之乃長房身也以爲繮死驚號頭之長房時立其旁而莫之見於是遂隨翁入深山已而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自至矣旣至其投杖葛陂中又授一符曰以主地上鬼神長房遂乘杖歸大幾至自謂去家若旬日而已十年餘矣投杖陂中顧之龍也家人謂已死不信長房曰往所葬乃竹杖耳發冢視之果竹杖自是遂能鞭笞百鬼驅使社公嘗獨坐恚怒人間之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又嘗飯客而市鮮於宛須臾立辦一日問人常見其在千里外云

姜詩妻

漢書

四一

石



詩事母至孝妻盛氏事姑尤嚴姑好飲江水去舍六七  
里妻嘗泝流而汲一日值風不時還母渴怒詩即遣妻  
盛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  
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乃召遠其子  
以遠汲溺死盛恐姑哀默不洩託言遊學姑嗜魚又不  
能獨食夫婦力作以給呼鄰母共之其後舍側忽湧泉  
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足供膳赤眉賊每過詩里必  
相戒勿驚大孝明帝時徵拜江陽令

樂羊子妻

羊子嘗於行路拾遺金一餅還以語妻妻曰志士不飲  
盜泉廉士不食嗟來况拾遺金乎羊子大慚即損之野  
羊子遊學一年而歸妻問故羊子曰久客懷思耳妻乃  
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日一絲而累寸寸而累丈丈而  
累疋今若斷斯機也前功盡捐矣學廢半途何以異是  
羊子感其言七年不返妻事姑孝有盜欲犯之先劫其  
姑妻急操刀出盜曰釋女刀從我者姑全不則殺女姑  
妻乃仰天嘆舉刀自剄以全姑太守奇之號曰貞義

鄧訓

訓禹之子章和中嘗為護羌校尉一以恩信招懷遠人  
遠人皆稽顙歸命羌俗恥病死每病困輒以刀自刺訓  
令病困者務拘持束縛不與兵刃醫藥療之活者甚眾  
訓以病卒官羌人曰數干且又臨羌俗父母死恥悲泣  
皆騎馬歌呼及聞訓卒莫不號咷或以刀自割又刺殺  
其牛羊犬馬曰鄧使君死我曹何用生為肖像尸祝每  
病輒請禱焉

梁鴻

鴻字伯鸞家貧尚節介鄉里高其誼多欲妻之鴻並不  
許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  
年三十父母問之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  
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  
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斤  
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得  
人可與俱隱者耳衣綺縞傅粉墨豈鴻願哉妻曰以試  
君耳妾自有隱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  
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遂共入霸陵  
山耕織自食詠詩彈琴以日娛肅宗聞而求之鴻乃易



姓運期名耀字候光攜妻子居齊魯間已復之吳依大  
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質春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  
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乃舍之家鴻潛閉門著書  
十餘篇已而病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贏博之  
間慎勿令我子持喪歸也及卒伯通葬之吳要離冢旁  
謂其清誼相匹云

蔡倫

倫字敬仲和帝時爲中常侍有文學能犯嚴顏匡得失  
每休沐輒閉門謝客尤有巧思監沿祕劍及諸器物皆  
可爲世法自古書契多編於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  
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獨出己意用樹膚麻頭  
及敝布魚網以製爲紙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  
用焉天下咸稱爲蔡侯紙

楊震

震父寶年九歲時偶行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鷓鴣所  
搏墜於樹下螻蟻因之寶取歸置巾幘中啖以黃花百  
餘日毛羽成縱使飛去其夜夢一黃衣童子向寶再拜  
曰我西王母使者感君愛護特獻日環四枚令君子孫

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自震後累世以清白貴顯

蘇章

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多姦贓章行部至  
將案之乃請太守爲設酒肴敘生平甚歡太守喜曰人  
皆有一天吾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文儒與故人飲私  
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公法也徑正其罪郡吏肅清

吳雄

雄家貧喪母營葬於人所棄地喪事趣辦不問時日有  
言當族滅者雄亦不顧然自雄始三世爲廷尉

周舉

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每至冬中咸言  
神靈不樂舉火土民輒一月寒食老幼不堪歲多死者  
舉爲并州刺史乃作書弔子推言盛冬去火殘傷民命  
非賢者意於以宣示恩民民遂溫食舊俗頓革

良賀

陽嘉中詔舉武猛時推薦者紛然而黃門丞良賀獨無  
所薦帝問其故賀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  
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



其不終恐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故不敢也時宦寺勢傾中外惟賀清恬退厚遂爲空谷足音

曹娥

孝女曹娥上虞人也其父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江中溯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娥時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死未幾抱父尸浮江上縣長度尚奇之葬之江南道旁其弟子邯鄲淳爲之碑蔡邕過而讀之題曰黃絹幼婦外孫齋曰

李燮

李固既作梁冀被誅幼子燮年才十三固女文姬時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知父遭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俄二兄被逮姬疾攜燮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誼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孤李氏存滅惟君矣成卽將燮東下入徐州界合燮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下於市陽各異業陰相往來酒家意其非庸人以女妻燮後梁冀誅詔赦忠臣後燮乃以本未告酒家還鄉時姊弟相見悲感旁人未幾王成卒燮治喪葬追思舊恩每四節爲祠以上賓之禮

梁冀

冀字伯車鳶肩豺目洞睛儻盼口吟舌言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諸戲又好臂鷹走狗騎馬關雞妻孫壽色美而性銷忌能制馭冀甚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官太倉令得出入壽府壽見宮輒屏御者託與言事因私焉宮兼內外寵威權震赫刺史二千石無不趨謁者扶風人孫奮富而慳冀故遺之馬乘從貨錢五十萬奮以三十萬與之冀大怒告之郡縣認奮母爲壽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遂收拷奮奮兄弟俱死獄悉沒其貲至億七千餘萬是時四方貢獻者必先輸冀次進乘輿冀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爲宅俱殫極土木相誇耀冀一門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尙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威行天下百僚側目其敗也帝獨與單超等五人謀之急發虎賁羽林士三千人圍其第冀夫婦卽日自殺宗戚無少長皆棄市當是時事從中發冀知其故使者星馳電爍公卿失其常度官府市里若鼎沸歎數日乃定



五行

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  
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薄拭目下若啼處也墮馬髻作  
一邊折腰步足不在體下齟齬笑若齒痛樂不欣欣也  
始自梁冀家京都翕然四方皆效之此服妖也 熹平  
中省內狗冠帶綬以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  
門見者莫不驚怪蓋司徒古之丞相宰相非人在位者  
皆如狗故走入其門

馬融

融才高博洽學徒從之遊者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  
皆其門下士善鼓琴好吹箏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  
居服侈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  
子以次相傳解有入其室者

身穆

穆嘗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解印綬去者四十許人時  
宦寺驕橫中侍趙忠喪父歸葬偕為番瑁玉匣偶人穆  
聞下郡案驗至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詰  
延尉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訟寃謂穆張理天綱

補綴漏目同勤禹稷而被其鯨之罰是使唐帝怒於崇  
山重華忿於蒼墓也帝得書赦之

鄭玄

玄家貧耕東萊學走從者百千黨事起遂杜門不出孔  
融深敬之屢屢造門告高密令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  
置士鄉越有君子軍昔人又稱太史公廷尉吳公謂者  
侯射鄧公又商山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然則公者仁  
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其以鄭君鄉為鄭公鄉父  
令廣門衢使可容高蓋號通德門時黃巾賊數萬皆相  
約不許入其境

蔡邕

邕字伯喈性篤孝母有帶病邕侍左右不解襟帶三年  
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墓側至野免馴擾其旁又木生  
連理邕近奇之熹平中邕為中郎校書東觀時六經多  
訛謬邕奉詔刊定仍自書之碑刻石太學門外 邕嘗  
得非王智智中常侍王甫弟也亡命江海積十二年  
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知其木良請裁為  
琴果有美音而尾焦時人名曰焦尾琴又嘗告吳人曰



吾昔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  
取用果有異音其在陳留有鄰人以酒食召比往而主  
已酣客有彈琴於屏者邕及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  
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覺遽自追問故邕具以告眾  
怪之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鳴蟬蟬將去而  
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  
也斯其為殺心乎邕莞爾笑曰此足當之矣 董卓慕  
邕各常辟之邕稱疾不往卓大怒曰吾能族邕不得已  
應之卓甚重邕三日間周歷三臺邕於卓多所規諷卓  
好自用而於邕頗委聽未幾卓誅邕在王允坐殊不意  
言之而歎允輒勃然作色并收邕付廷尉士大夫力爭  
不能得邕遂死獄

唐姬

董卓之廢少帝為弼農王也置王閣上使郎中令李儒  
進醜曰服此可以辟惡王曰吾無疾是欲殺我耳不肯  
飲儒強之王不得已乃與唐姬飲為別酒行王悲歌曰  
天道易兮我何艱 葉萬乘兮退守藩 逆臣見迫兮命不  
延 逝將去女兮適 幽玄因令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

天崩兮后土頽身 為帝兮命天摧 死生路異兮從此乖  
奈我冤獨兮中心 哀因泣下嗚咽 侍者皆歔欷王謂姬  
曰卿王者妃勢不復辱吏民幸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  
死姬歸其父家獻帝為迎置園中拜弼農王妃

盜賊

熱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權恣橫從事蘇正和案  
致其罪刺史梁鵠謀欲殺正和訪之勳勳素與正和有  
讐或勸勳可因此報勳曰乘人之危非仁乃諫鵠寢其  
事正和喜得免詣勳謝勳不與見謂曰吾時為梁使君  
謀不為蘇正和也 怨之如初 董卓威權震世公卿莫  
敢抗禮勳獨長揖之嘗與卓書曰伊霍權以立功猶為  
口實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  
哉卓甚恨之卓嘗與朱雋論兵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  
勝决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勳直前曰武丁之明  
猶求箴諫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卓笑曰戲之耳勳  
曰不聞然言可以為戲卓改容謝

董卓

卓為呂布所殺陳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地



守尸吏然火置卓臍巾光明達曙後李催郭汜改葬卓  
墓日暴風雨迅霆震烈流水入藏漂其棺納之復出如  
是者三回

孔融

融字文舉為北海太守好獎掖后進賓客日盈其門每  
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恨矣素與蔡邕善  
邕卒有虎賁士貌類邕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後與曹操性枉狀奏融詔棄市

呂布

曹操自將擊布於下邳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  
久將軍善戰以步騎出屯於外而宮將餘眾堅守於內  
操向將軍宮引兵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  
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而惑於妻言不  
果用尋見執操謂宮曰公臺平日自謂知有餘今竟  
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吾言以至此吾言用未可量  
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  
理天下者不絕人之親操又曰奈妻子何宮曰霸王之  
主不絕人之祀國請就刑經出不顧操涕泣而斬之

初操之擊布也決沂泗水以灌其城布援絕與麾下登  
白門樓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布乃  
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故布曰明公  
所患不過於布今布服矣合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  
足定也時劉備在坐布顧謂曰立德卿為坐上客我為  
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  
乃命緩布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布之於丁建陽董太師  
乎操領之布曰備曰大耳兒最巨信猶記轅門射戟時  
否遂被殺

左慈

慈嘗在曹操坐當宴客操曰今日珍羞略備獨少松江  
鱸耳慈曰可得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釣盤中須臾引  
一鱸出一坐皆驚操大笑曰一魚不能周坐客可更得  
乎乃更沈餌連引出皆長三尺許操又謂曰喜得魚恨  
無蜀中生薑慈曰易致也操悉其近取即曰吾前遣人  
到蜀買錦便刺使者增市二端少頃得薑并獲操使報  
命及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其時日早晚若符契也  
後忤操操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有



見於市者捕之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

**禰衡**

衡以高才傲世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穎川陰懷一刺至刺字漫滅卒無所之孔融薦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心鄙操屢稱狂病不肯往操懷忿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故召為鼓史因大會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故衣更著岑牟單綬之服次至衡衡乃為漁陽參搥蹀躞而前容態特異聲節悲壯直進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装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綬著之畢復參搥而去顏色不作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我遂送衡於劉表表不能容送之黃祖祖竟殺之

**蔡文姬**

文姬名琰邕女博學有才辨尤精音律與平中天下喪亂為胡騎所獲曹操故與邕善痛其無嗣特遣使以金璧贖歸作悲憤詩二章詞情悽惋至今傳誦姬先適陳留董祀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居十二年生二子操贖歸仍嫁祀

**史漢外國**

**匈奴**

單于頭曼有太子名冒頓後所愛閼氏生少子因欲易太子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者斬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亦復立斬之於是冒頓知左右皆可用乃從其父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左右亦隨射遂殺頭曼而自立是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左右左右曰此匈奴寶馬勿與冒頓曰奈何使人荆國而愛一馬乎與之東胡復問左右左右怒請兵之冒頓曰奈何與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取所愛閼氏與之東胡王益驕人鄰國而愛一女子乎取所愛閼氏與之東胡王益驕時匈奴與胡間中有棄地千餘里莫居名為瓠脫東胡乃使使謂曰瓠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以問左右左右或言予或言不予於是冒頓大怒曰



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言子引諸言于者盡斬之遂上馬  
 令國中曰后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不為備尋破滅  
 文帝時冒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帝時遣宗室公  
 主為單于閼氏而使宣者中行說傳公主說本不欲行  
 強之行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說既至遂降單于單  
 于委任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  
 不能當漢一郡所以強者徒以衣食異物無仰於漢也  
 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  
 矣於是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  
 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湮酪之便  
 美也又教其左右疏記以課其人眾畜物漢遺單于書  
 牘以尺一寸詞曰皇帝敬問大單于無恙說合單于遺  
 漢書以尺二寸牘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  
 于敬問漢皇帝無恙蓋終文帝世多虜患皆說教之也

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  
 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魑結其外  
 西自桐師以東北至檉榆各為藩昆明皆編髮自葛以

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十  
 數舟馳最大在蜀之西自笮馳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  
 馬最大皆氏類也

大宛

張騫之使月氏也道經匈奴匈奴單于留之凡十餘歲  
 與妻有子然騫能持漢節不失後與其屬亡西走數十  
 日至大宛遂因大宛傳致康居囚康居至大月氏又因  
 月氏至大夏初匈奴破月氏斬其王頭為飲器漢以月  
 氏仇匈奴故遣使結好與其擊匈奴而月氏頗無意報  
 仇騫以是留歲餘不得其要領尋歸復為匈奴所得會  
 匈奴國內亂騫乃與胡妻俱亡歸始騫行從者百餘人  
 去十三歲而歸存止二人耳大宛左右以蒲萄為酒  
 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  
 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離  
 宮別觀頗極望焉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貴  
 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  
 漢亡卒教鑄焉得漢黃白金輒用為器不為幣安息  
 在大月氏西地方數千里小大數百城商賈用車船頗



外國

類中國其用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如新王面以上史記

龜茲

龜茲王與夫人來朝留一年樂漢衣服制度歸國大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一如漢儀外國胡人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前漢書

西域

按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河有兩源一出葱嶺東流一出于闐南山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海一名鹽澤去玉門三百餘里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此西域之門戶也漢戊巳校尉屯其地以下後漢書

夫餘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北有弱水其域最平敞員柵為城以六畜紀官官有牛加馬加狗加諸號飲食用俎豆亦知揖讓行人無書夜歌吟不絕其王葬用玉匣漢嘗

預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去土出名馬赤玉貂納大珠如酸棗

挹婁

挹婁古肅慎國在扶餘東北千餘里土出赤玉名紹有邑落無君長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民人穴居以深為貴大家至接九梯冬以豕膏塗體厚數分以禦寒夏則袒裸以尺布蔽前後其人頗不好潔善射弓長四尺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為簇中人即死漢興後屬夫餘

高句驪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夫餘之南朝鮮之北其言語法則畧與夫餘同而跪拜曳一腳其人潔淨自喜而俗淫暮夜輒男女羣聚為倡樂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其婚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營送終之具又別有句驪國

東沃沮

東沃沮在高句驪東濱大海其俗葬法用大木柳長十餘丈開一頭為戶人新死先葬之別所俟皮肉盡乃



取骨置櫛中家人皆共一櫛刻木如主隨死者之數其  
者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衣形不過中人而袖長三  
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又云海中有  
女國國中無男人有神井女子闕之輒生子

歲

濊國在高句驪沃沮南辰韓北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本  
皆朝鮮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敘以禮義田籍又  
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門戶不閉婦人貞信飲食  
以俎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始自稱王漢初大  
亂燕趙人數萬口逃難人其地燕人衛滿乃擊破準而  
自王朝鮮元朔元年濊君南閭始內屬其俗人死輒棄  
舊宅更造新居土出錦布多文豹有果下馬海出班魚

三韓

三韓 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樂浪南倭  
北有五十四國辰韓在其東有十二國與濊接弁辰在  
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  
國其一也馬韓最大土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  
尺以上作室形如塚開戶在上不知跪拜不費金寶錦

綺不知駒乘牛馬惟重瓊珠以綵衣及懸之頸垂之耳  
其壯勇有力者輒以繩貫脊及縱以大木嚙呼為健辰  
韓或名秦韓者老言其先為秦之亡人避苦役者居此  
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為徒有似  
秦語故名國以鐵為貨兒初生欲其頭扁皆押之以石  
弁辰俗與辰韓同以近倭世多交身者

倭

倭在三韓東南大海中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通於  
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去樂  
浪萬二千里大約在會稽海東與珠崖儋耳近土出白  
珠青玉山有丹土無牛馬羊鵠無虎豹矢以骨為簇男  
子黥面交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次其男衣皆  
橫幅結束相連女人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  
並丹朱粉身如中國之用粉也飲食以手皆徒跣以躡  
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百歲餘者甚眾國多女子  
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亦不減二三女不淫不妬渡海  
則推一人名曰持衰令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行吉  
則資金帛遭患即殺之建武中遣使朝貢使人自稱大



外國

夫桓靈間倭國大亂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爾呼年長不嫁能以妖術惑眾遂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一男子給飲食傳教令自女王國南四千里有侏儒國人長三四尺自侏儒東南行一年至裸國黑齒國驛使所傳極於此

南蠻

南蠻即今長沙武陵蠻也其君長有印綬冠獬皮冠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狹徒其俗男女同川而浴其西則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以為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娶妻美則以讓其兄大約秦所置南海桂林象郡漢之南粵九真皆其地

板楯蠻

板楯蠻者南蠻中一種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嘗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培傷殺于餘人昭王募能殺虎者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為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頃田不租十妻不算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漢高祖既定秦盡復

其賦役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喜歌舞高祖嘗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命樂人習之是為巴渝舞

夜郎

夜郎有女子流於遼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中有號聲剖之得一男兒歸養之長有武才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元鼎六年置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印綬尋見殺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神之求為立後太守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其地最貧有梳椶木可以為麴西姓資之桓帝時郡人尹珍者自以荒裔不知學問入後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

滇

滇王者莊蹻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其地為益州郡後數年復并昆明地悉以屬之郡有池周圍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未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魚鹽金銀畜產之富俗尚豪快官其地者皆富及累世肅宗時有神馬四匹出滇池



哀牢

哀牢國建武中其王賢栗遣兵乘海船南下江漢擊唐  
多鹿芟弱為所獲天忽震雷飄風狂雨水為逆流翻涌  
二百餘里海船皆沒哀牢之眾溺死無數賢栗怒復遣  
其六王將萬人合攻鹿芟與戰盡殺其六王哀牢人理  
六王虎復出其尸食之於是眾驚懼引去賢栗惶恐謂  
其國人曰吾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芟而被天誅  
中國其有聖主乎遂求內附光武封之土沃美其產有  
罽毘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又有梧桐華織  
以為布幅廣五尺純白不受垢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  
漢竹又有光珠琥珀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猩  
猩之屬雲南縣又有神鹿二能食毒草

印都

印都夷武帝所開置印都縣未幾而地忽陷為汀澤因  
名印池南人以為印河又改名越嵩郡相傳其國有禺  
同山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又有花都夷亦武  
帝所開其俗言語多好譬喻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  
居焉山圖仙人各

冉驪

冉驪夷亦武帝所開土氣多寒盛夏冰猶不釋夷人冬  
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反其邑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  
丈有鹿牛無角一名童牛丙重千斤毛可為毼出名曰  
靈羊又有食藥鹿鹿寬有胎者其腸中糞可療毒又有  
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雞猩猩又其地有鹽土煮土為鹽  
麤羊牛馬食之皆肥

西羌

西羌出自三苗姜姓之後羌有無心爰劍者秦厲公時  
曾執為奴隸後亡歸秦人追之急藏巖穴中秦人焚之  
有景象如虎者為之敲火得免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  
怪以為神遂具推為豪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劍嘗為  
奴隸故名之無弋爰劍之曾孫二忍舞忍生九子分九  
種舞生十七子分十七種羌之盛自此始其後先零枹  
罕燒當合居三姐之類皆是子孫至百五十種

西夜

西夜國地生白草國人煎以為藥傳箭簇中之即死漢  
書誤云西夜子合國考子合別有王非一國也又有條



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里臨西海海水三面曲環路絕惟西北隅通陸道土出獅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明如甕

安息

安息國去洛陽二萬五千里中小城數百最為殷盛其東界又有小安息和帝時班超嘗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可得度若風不利有至三歲者人海人必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鄉土生戀慕英聞之止永元十三年王使使獻獅子及條支大鳥

大秦

大秦國地方數千里中有四百餘城王所居城周圍百餘里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其王日遊一宮聽政五日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卓有言事者以書投囊中工至宮省理其王無常人必簡立賢者國有災異或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廢者不怨其民頗類中國故稱大秦宮室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上多金銀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璧黃金塗火流

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合帶香煎其汁以為蘇合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其王嘗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專漢利遮之不得達延熹九年王遣使道日南徼外始一通焉然所貢無甚珍異疑傳者或過云或言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從安息繞海北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而多猛虎獅子行旅非百餘人齎兵器不得過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渡語多不經

天竺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百國置王然皆以身毒為名上出象犀瑇瑁細布氍毹諸香及石蜜椒薑黑鹽等物明帝嘗夢金人長項有光明以問羣臣羣臣以為佛形長丈六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問佛法圖其像入中國中國自是稍稍有奉其道者又有粟弋國國多蒲萄水土美故蒲萄酒特有名

匈奴



單于弟知邪斯王昭君子也昭君字嬀南郡人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昭君既入宮累歲不得見御積悲怨會呼韓邪單于來朝帝勃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請之掖庭合求行臨辭五人陛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大驚意欲留之而重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嗣位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勃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閼氏

烏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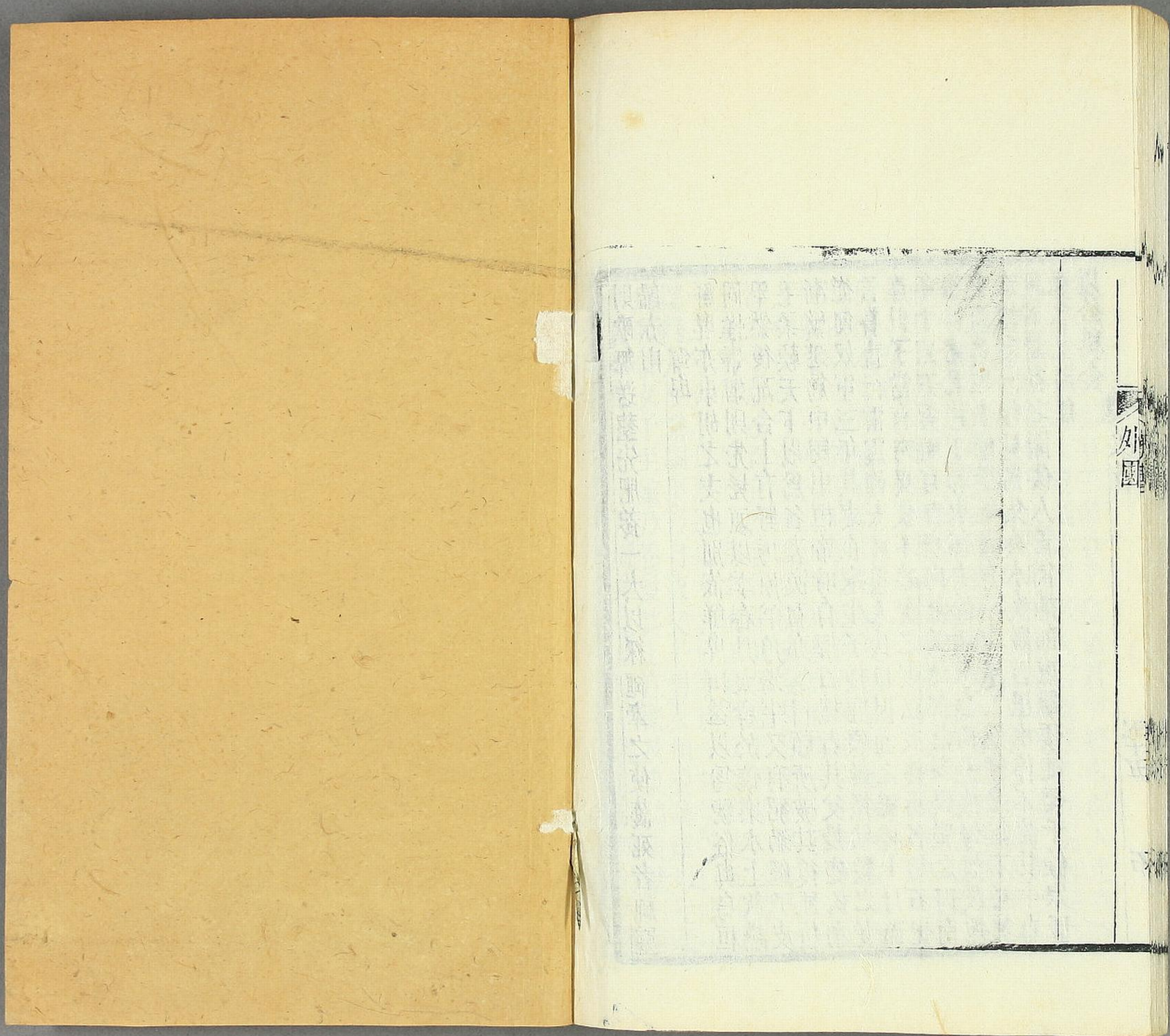
烏桓本東胡也漢初冒頓滅其國餘種逃匿保烏桓山因以為號居無常以窮廬為舍門東開向日其人貴少而賤老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推一人為大人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為信無文字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或半歲或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為聘壻隨妻還家於妻家無尊卑且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妻家乃厚遣送犬其俗妻後母報寡嫂計謀一聽婦人惟戰鬪事乃自決父子男女相對踴躍以髡頭為輕便女子至嫁乃養髮其上宜際及束牆束牆似蓬草實如櫟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四時人死

則歌舞送葬先肥養一犬以綵繩牽之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遂以為號俗與烏桓同惟婚姻則先髡頭以季春月太會於饒樂水上飲讌畢然後配合土有野馬原羊角端牛又有貂獬子皮毛柔輒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冒頓所破其後種類漸繁遂為中國患桓帝時有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雷震仰天禱覆入其口因吞之遂疑十月而產此子當有奇異侯不聽棄之妻私收養焉名桓石槐年十四五勇而有智所向無前諸部落多畏服之因南掠緣邊北拒丁零東都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延熹熹平中屢入寇緣邊無不被其毒槐嘗出行見鳥集秦水廣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即東擊倭徒倭千餘家置秦水上捕魚以給糧食





外國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9270